

# 《論語講記》

卷下

(第二冊)

◎ 內部參考用書

內容：卷下第十五章至第二十章



李炳南教授 講述

數位學者師長 筆記

# 《論語講記》

卷下

第二冊



《論語講記》卷上 目錄

前言	一
學而第一	一一
為政第二	一〇〇
八佾第三	一七二
里仁第四	二四五
公冶長第五	三二〇
雍也第六	四二七
述而第七	五二四
泰伯第八	六四七
子罕第九	七一九
鄉黨第十	八一

《論語講記》卷下 目錄

開講前提示	一
先進第十一	四
顏淵第十二	一〇九
子路第十三	一八五
憲問第十四	二六四
衛靈公第十五	三七九
季氏第十六	四六六
陽貨第十七	五三五
微子第十八	六一四
子張第十九	六二〇
堯曰第二十	六三〇

## 衛靈公第十五

〔十五·一〕

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，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明日遂行。（627）

講書之前，先談談板書寫的「易、簡」。

同學們對於中國文化脫節太久了，學論語只看一家的說法，不過自以為是罷了，其實誰也不能說確實對。元朝以前考試沒有限度，以後便有限度，注釋也有限制，指明要遵從朱子的注解，叫「中式」，寫中他的法式就可以了。對不對呢？宋時就有人反對。但是考試時離開朱注，即便考得好也不錄取，這是錮蔽人的知識。所以後來的論語只有一個講法，才有四書改錯等書出現。

論語注解開始於漢儒，為什麼不尊崇漢注呢？漢儒所注也未必對，但漢儒本著訓詁，少發議論，因為注論語的毛病都在議論上。民國以來，不管漢注、宋注都取

消了，連經書也不要。今天國家提倡中國文化，因為發現其他人都不可靠，所以提倡靠自己，但是只宣傳也沒用，真心研究的有幾人？

今日吾所講的論語，國家沒有限制誰的注解。宋儒有改經的，這是大毛病，若採取集釋就比較複雜。吾主張「簡要詳明」，今日的風氣相反，為了登報賣錢的原故，興囉嗦的風氣。作文、辦事都要如此，言多必失，絕無好東西，即使是司馬遷多也不行。辦事囉嗦能辦出什麼事？你要真辦事、作文、看書，還是必須簡要詳明。

論語書中經文雖然複雜，吾講的簡單。吾所說雖然簡單，但是這是從複雜中得來。吾預備時，自找麻煩，你們別學囉嗦。你們學什麼佛？現今的佛法是學什麼佛？佛所為是為了什麼？你們所為又為了什麼？你們學論語，是學孔子？還是學宋明儒者？還是學如今的報紙文章？周易繫辭是孔子親自作的，繫辭說：「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；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；易知則有親，易從則有功；有親則可久，有功則可大。」乾很容易，坤很簡單，易是乾的本體。易則易知，容易才叫人好懂，



簡就有能力。易知就可以學，可以和他親密，簡單就能隨從著你辦。親密就能長久，所以一學容易學，就能成功。易簡這兩個字，「乃天下之正理」，真正的理論，就在簡易，得簡易就得了天下的正理、正位，萬物生焉，成了功。

吾恐諸位學囉嗦，所以特別申明。演講也須如此，要意猶未盡。若掛鈴鐺，就大差了。辦事也是如此。

## 「衛靈公問陳於孔子，」

衛靈公問陳於孔子，有人說，論語某句有所為而發，其實都是有所為而發。魯衛如兄弟之政，孔子的朋友很多在衛國，道在魯國行不通，想在衛施行，所以孔子到衛國。開始時衛靈公對待孔子好，如果待孔子不好，孔子也不去，連南子也待孔子好。

陳就是「陣」，問孔子上陣打仗的事。讀書能聞一而知二就不錯了，聞一知一也可以。衛靈公為什麼問陣？

「孔子對曰：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，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」

「俎豆之事」，祭祀時擺供牛羊犧牲，豆是用木頭做的禮器，盛什麼東西有一定的規矩，簡易，看一遍就會。「嘗聞之」，曾經聽過這個，俎豆的事情我曾經聽過。「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」你問陣是軍旅的事情，我沒有學。孔子其實是學過，「未之學也」是說話溫和。

## 「明日遂行。」

到了第二天，孔子就走了。為什麼走了？是被問住了，答不上來，所以走了嗎？讀書有如參禪，到老不悟，那是書呆子，就如同生在現今的世間，卻不懂今日的事情。靈公並不是不知孔子，而是故意問陣，開孔子的玩笑。孔子懂得避色，避言，衛靈公既然對孔子的禮遇衰退了，就該離去。

學這一章，要知道該進則進，該退則退，自己要明白進退。

【十五·二】

在陳絕糧，從者病，莫能興。子路慍見曰：君子亦有窮乎？子曰：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（629）

「在陳絕糧，」

「在陳絕糧」，有人說是哀公二年離開衛國絕糧，但眾說紛紜。有人將這一章與上章合為一章，有人說分二章。那一年發生的事不必管，在陳絕糧確有此事就可以了。

「從者病，莫能興。」

「從者」，跟從夫子的門徒。「病」是餓極了。「莫能興」，起不來。

## 「子路慍見曰：君子亦有窮乎？」

子路慍現說。慍，原是在內心，所謂「人不知而不慍」，子路這裡是顯於外。說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子路不會因為餓而發脾氣，子路不在乎窮，年輕時有一年飢荒，子路百里背米養母。這是因為孔子在魯國當司寇，不能行道，先到他國傳道，人們也不要。孔子不只是在衛國一地，在陳，在陳蔡之間，道傳不出去，既然道是天命，為什麼道傳不出去？子路為此而慍。

## 「子曰：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

孔子說，君子固窮，固一作「固然」，既是君子，就不免窮，不走偏路，所以走不通。二作「守住不變」，君子窮是窮，但是聽天命。小人窮不得，一窮就亂了，亂七八糟，蘇秦、張儀隨鬼谷子學，鬼谷子也是有道之士，教他們縱橫外交的學問。蘇、張這兩人志在得位，不在傳道。孫臏、龐涓也是鬼谷子的學生，一樣不行，孫臏還沒有大毛病。若龐涓則濫矣。起初孫、龐二人要出師時，鬼谷子曾試試

他們，觀察他們的心地。龐涓用欺誑火燒，孫臏則不然，鬼谷子說：龐涓不得好死。

【十五·三】

子曰：賜也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對曰：然，非與？曰：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

「子曰：賜也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」

孔子跟子貢說話，你以為我學得很多，而口中不講，記在心裡，默而識之嗎？子貢回答：實在是是啊，莫非不是嗎？

「對曰：然，非與？曰：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」

孔子說，不是這麼一回事。默而識之是明記不忘，為什麼孔子不承認，為什麼對子貢說？孔門中博學多聞就是子貢，這是對症下藥。孔子說我只用一條貫串起來的，孔子曾為曾子說，這章為子貢說，一樣不一樣？

下頭先講「一貫」二字。全部要默而識做不到，能一條默而識便不得了。修淨土宗講「有」，不失正念六字洪名，默而識之，誰能如此？一句還記不住，其餘的能記，有這個道理嗎？必須自行實行，幹什麼才講什麼。吾從前沒有修淨土法門，後來才專修淨土，至今有五十年了，六個字沒有記住，白天還差不多，睡時就不行，忘了。又作夢時，念佛的時候少，明知是夢，還不念佛，一句尚且不成功，記住千條萬條，有這種道理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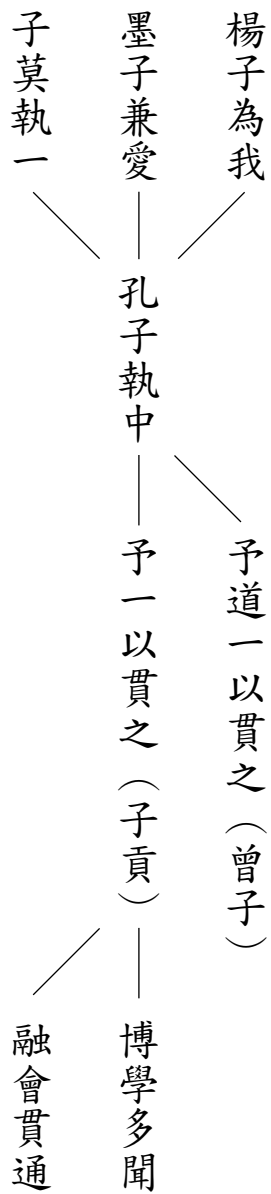
子貢是多而且能記住，孔子則默而識之，只有一條，只許一，不許多。曾子答「一以貫之，忠恕而已矣」，有人以為這是搪塞的話，難道曾子也妄語，玩弄世故嗎？其實就是忠恕，默而識之就是忠恕二字。一以貫之，有人以為一切學問都收起來在這上頭，不能如此說，如佛家的「隨緣不變」與「不變隨緣」不同。孔子學說

「主忠信」，眾生皆有佛性，眾生皆有忠信，但卻忘了，自己不承認，沒有「主」了。記住這一點，凡事都加上忠信就行了。

忠，盡己也，自己有多少力量，一點也不虛假自私，都拿出來，大公無私，「中」「心」也。恕是指對方，對於對方一切都原諒，一切都原諒，普度眾生，愈不好的愈要度，不捨一個眾生。大家都是凡夫，今日之下能找幾個好人？要多加原諒，他能接受教化，就要給他教誨，如互鄉童子、闕黨童子，孔子都愛護他們。今日之下誰好誰壞？你見人壞，你的心就不淨，便無恕字，求全責備。聖人才不會錯，賢人還有錯，孔子與其進也，不保其往也。

一貫是孔子之道，其次是孔子之德，再者是孔子之仁，再不懂便講六藝。六藝以禮為首，禮的根本為敬，你們雖然敬不夠，還有幾分。禮加在一切人都一樣，素富貴行乎富貴等，素指現在處的地位，你只要有道有禮，平素處於富貴，環境都是富貴，就把道、禮都推展到富貴者，其餘「素貧賤行乎貧賤，素夷狄行乎夷狄」，可以類推。如箕子到韓國，韓國文化都是箕子所傳。六朝時，北方有五胡十六國，

元、清時都是外族入主中國，中國文化都一以貫之，都傳給他們，他們念中國書，而捨棄他們自己的文字，今日卻是自己不要，而將他們的東西拿來，這樣的局面，決不長久。一以貫之，用「忠恕」二字。



孔子以前沒有楊、墨，只有黃、老，孔子沒有批駁他們，孟子才批駁楊、墨，所以韓昌黎批駁黃、老，就是罵孔子。今日則是邪說橫行，秦始皇一把火，所以能



安到今天；將來要等原子彈丟下來，燒盡一切邪說，世界然後可以安穩。黃帝是我們的祖先，批駁他，那要以誰為祖？我們在今日要知其不可而為之。楊朱學黃、老，墨子學大禹，楊朱主張為我，墨子主張兼愛，子莫（魯國賢人）則執一條。

只要挑出一條來執持，孔子就不批駁。為我、兼愛，執一，將忠恕都加在其中。佛家空假中，究竟那一條為是？空曰真，有曰假，佛經中都有說，但是真也不講，假也不講，講中，假若沒有兩端，那來的中？舜王執其兩端用其中，華嚴圓融無礙。若知道要用其中，一聞而悟，舉一隅則三隅反。各種學說只要對大家有利益都可以，孔子不駁斥一切利人的學說，而都加以「忠恕」。

請參考反身錄。

#### 【十五·四】

子曰：由，知德者鮮矣。  
(631)

書不講什麼問題也沒有，書一講問題就多，有人說這一章與在陳絕糧合為一章。孔子那時候有沒有紙，至今還不知道，因為有人說那時已有紙張了，但是孔子讀易韋編三絕，所以錯簡在所不免。這一章與「在陳絕糧」中間隔一章，是否如此，今日已不可考，可以闕疑。

### 「子曰：由，知德者鮮矣。」

孔子求學是一種作風，教人又是一種作風。孔子所學志於道，道很難，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。但是「道不遠人，人之為道而遠人」為什麼道不遠人？詩經說：「執柯以伐柯，其則不遠」，所以道不遠人。你們以後讀書，要看此章為何而說。

道是靜的，一動能保持直心，便是德。德也難懂，所以再說仁。道德在內無形，仁在外，有對象。仁還有辦不到的，再說義，辦事合理就行。義雖好懂，還有辦不到的，再說禮。禮再不懂，就不必上學了。

德在第二層，所以知德者鮮矣。孔子不過與不及，採取中庸，孔子聖之時者

也，一般人知中庸之道鮮矣。這章也是如此。

這一章為何為而發，姑且置之不論。

【十五·五】

子曰：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！夫何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（632）

「子曰：無為而治者，」

孔子的學問是人道敏政，專為公安。中國五倫社會，家庭以外是國，也算大家庭，國不安家也不會安。國家治理得好是「為」，「無為」並非什麼也不幹，無為是不用親身去幹。我們做什麼事都有一定的職務，最高的領袖如總統府，以下是五院，五院的事不用總統辦，最高領袖全在用人，選人才。

## 「其舜也與！」

自古以來，真能做到無為而治者，唯有舜。上有堯受辛苦，後有禹治理，自己幹準倒楣。

## 「夫何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」

「夫何為哉」，得了這些人才，安得好好的，他何須再去攪擾？漢朝的蕭規曹隨，以及陳平答高祖說，自己只是調和陰陽而已。這都是學「無為而治」。當領袖的人，隨便查，隨便問，那是亂天下之道。

領袖只要貌思恭，敬大臣，體群臣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治國必須知人善用，就夠了。各人守住本位，恭己正南面而已矣，坐北朝南，恭恭敬敬什麼事也不問就行了。他不坐在那裡，國家可以治嗎？他一不在便不行。商店的老闆，什麼事也不做，早上第一個坐在那裏，吃黑豆，喝開水，看三國，抖抖腿。其他人望著櫃台，專門在外招呼。所以當老闆也不容易，必須有經驗，若老闆不在，店就亂

了。

【十五·六】

子張問行。子曰：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行乎哉。立，則見其參於前也，在輿，則見其倚於衡也，夫然後行。子張書諸紳。

「子張問行。」

子張問行。行，行為，一切事情，一動作便是行動，如讀書寫字、買賣東西、打仗等都是行。子張跟隨孔子學政治，行就是如子路問「聞斯行諸」的行，學了必須行。

「子曰：言忠信，行篤敬，」

行，第一步要說話，言忠信，忠是對自己，信是對外。行篤敬，做一切事都當做自己的事情辦，恭恭敬敬。

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行乎哉？」

學這兩條，不必說近處，「雖蠻貊之邦行矣」，能行到四夷，他們雖然不懂中國文化，但是能感化他，也行得開，受你的感化。如果不如此，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鄰居也行不通。「州里」可以不必詳細考據，重要在把事情講明白就可以了。

「立，則見其參於前也，在輿，則見其倚於衡也，夫然後行。」

又說「立則見其參於前」，吾唸ムム，參是森羅萬象，森是豎，羅列是橫，橫豎都包括。站立時，看著森羅萬象就在你眼前，忠信二字都在眼前，你眼前所見必須對他忠信。坐車時，兩眼只許看著馬拉車，注視掛在馬脖子的橫木，不許東看西看，也不許回頭看，坐著車馬等近處也必須有忠信。這就是所謂的「見堯於羹，見

舜於牆，見周公於夢」，念茲在茲，就是毋不敬。能如此然後可行。

### 「子張書諸紳。」

子張書諸紳，士人穿的衣裳才有大帶子，把衣帶子翻過來書寫在上頭。

### 【十五·七】

子曰：直哉，史魚。邦有道如矢，邦無道如矢。君子哉，蘧伯玉。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。（635）

「子曰：直哉，史魚，邦有道如矢，邦無道如矢。」

史魚是衛國人，名鱮，魚是他的字。孔子對人不輕易毀譽，有時隱惡揚善，談人的好處，對人有稱讚的時候。例如孔子曾說衛靈公之無道而能用某人等，所以衛

國不滅亡。

這一章是讚歎道德。史魚正直，其直如矢，國家有道時，史魚也是直，不曲折。國家無道時，別人危行言遜，他不如此，也是正直不改易。孔子家語說，衛靈公時，史魚臨將命終，囑告他的兒子，他生前不能進賢退不賢，向國君舉薦重用賢者蘧伯玉，不能斥退不賢者如彌子瑕；史魚覺得對不起國家，生前一切不合禮，死也該不合禮。男人壽終於正寢，女子壽終於內寢，男子若皓首窮經，老死牖下，不合禮。停屍牖下是不合禮的地方，例如孔子自牖執伯牛的手，也不合禮，所以史魚要他兒子將他停屍在牖下。入棺曰殯，埋曰葬。靈公來弔唁，史魚的兒子告訴靈公，為什麼停靈牖下的原故。衛靈公很自責，立刻舉用蘧伯玉，斥退彌子瑕，史魚這是「屍諫」。這像是曾子臨終的易箆。

**「君子哉，蘧伯玉，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。」**

蘧伯玉，邦有道則出來作官，邦無道則可卷懷之。卷，收也，如同一幅畫卷起



來。腹中的文章、能力都收藏起來，一問三不知。現今的人是無而為有，好炫耀。懷，歸家也，陶淵明歸去來兮，就是懷。

蘧伯玉的賢德，列女傳仁智篇記載，衛靈公夫人（是不是南子，不可考），夫人也知道比量，根據蘧伯玉平常的德行來判斷，夜裡座車經過宮闕，會停下來走過去的，肯定是蘧伯玉。衛國不滅亡，確有能人。

### 【十五·八】

子曰：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（637）

「子曰：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。」

知，讀如智。

孔子說，可與言，不與他說話。說，是與他談學問，談道德，孔子不是說道德便是談學問，沒有空閒工夫。與他談了，把你的道德、學問與他的交換交換，所謂「入讀古人書，出交天下士」，不可關起門來，在三家村裡自稱鴻儒，那能有多大的長進？

### 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」

要是不與他言，不與他談，那是你不知道他，他也不知道你，你縱使有學問道德，又有何用？交臂失之，所以佛家不學小乘。

若不與他談道德、學問，而與他談了，那是說廢話。吾對西坡，不答覆一言，就是如此。將一碗蜂蜜倒入垃圾箱，糟蹋東西。

### 「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」

但是這都不容易，必須有智慧者才能做到，智者不失人，也不失言。我們只有

各盡其道而已。

〔十五·九〕

子曰：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

「子曰：志士仁人，」

漢儒主張「志」與智同，如鄭玄注：「志，猶知也。」漢石經為蔡中郎所寫，十分寶貴，為了怕戰亂，敗壞經典，後來還是被董卓亂火焚毀，所以後來才有玩殘石者。唐代的石經，後來遭到戰亂，也壞了。泰山有經石峪，有全部的金剛經，魏時所書，每字如拜墊大，是稀世寶物。石經上有這「智士」，吾採這說法。

又「害仁」的仁，仁就是人字。吾採取這個說法。這是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不必與人辯論。

孔子說，智仁勇三達德，有智有仁，勇在何處呢？有智有仁就不必說勇了，如易繫辭說：「智者見智，仁者見仁」，不說勇者見勇，其實智仁就已包括了。孔子又說：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所以智仁就夠了。智士是有智慧的讀書人，仁人是有恕道的人。

## 「無求生以害仁，」

這兩種人，辦出來的事，志在智慧與仁，這智仁二字就是道，除此之外就看得輕。人都以為生命要緊，其實不要緊，為什麼呢？有生必有死，自古以來沒有不死的人，生命如何寶貴也必須死，如孔聖人死，佛也示現有生有滅，自古都有死。

人有人格，張三是人，李四也是人，人永遠不斷。所以只要變成人，有人的樣子，有人的格局。人的格，上下左右都可見，但是內裡有心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人都不知心，所謂「人面獸心」。鸚鵡能言，不離飛禽；猩猩能言，不離走獸。這些都是有口無心的禽獸。道重而生命輕，天不變，道也不變，但是生命卻不能永久

生，所以有智慧、有仁恕的人，貴在保存人格。若連人格都站不住，談不上是君子小人，那是禽獸，若無人格，人身難得。成佛容易，就在有人格。

## 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

保存人格很重要，忠臣孝子不能失去人格。無求生以害人，可是有殺身以成仁，可犧牲性命保存仁。孝子為父母，忠臣為國家，為著道而犧牲身子，要保存道。

你們讀書，就要學這點。但是殺身並不是一定要犧牲生命，例如管仲未殺身，孔子也稱許他的仁，因為他將全部生命時間犧牲在事業上，保住中國文化。孔子說：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中國人有什麼好處？看西洋的風氣就可以知道了。若再完全西化，那將如何呢？所以維持人格，不必然要死，如諸葛亮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便是如此。

你們必須帶業往生，當生成就，回向文說：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」，只

此一回報應，這不是當生是什麼？一報身便是當生成就。

〔十五·十〕

子貢問為仁。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」（639）

剛開始學，必須口到、眼到、心到，有一不到，便馬虎過去，三字經說：「口而誦，心而惟」，其中就有眼到。必須看字裡行間，妙意都蘊藏在裡面，必須看出其中的言外之意。

「子貢問為仁。」

子貢問這個有什麼用意？他不是問仁。有人說，孔子看他如此，所以如此答，這是宋儒的說法。你親眼見到了嗎？你能知子貢、孔子的心嗎？萬萬不可學此。

「子曰：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」

子貢問仁，仁是孔子的主要學問，不同人問仁孔子所答都有不同。你們讀書，先學會問、會看書，有人說：「學了詩經會說話」。說的方法很多，孔子先用「興」起，先講「喻」。「工」如現今的工匠，臺灣也有以巧公為祖師。（從前有公輸子，稱巧工，名魯班，魯人也，山東曲阜人，可知臺灣與大陸一家）。工人想把做的事做到極好處。佛法最高為妙，儒家叫「善」，如盡美矣，未盡善矣，要做到盡善盡美。

幹什麼都必須有工具，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，所以「必先利其器」。利，鋒利也，利有作「礪」，磨石的意思。磨石而使刀快，刀快不是石快，礪因此而有利的果，果中有因，因中有果，這可以不深究。

「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」

說到這，子貢便明白了。子貢在衛，衛國亂，子貢想知道，孔夫子是幫衛君？

還是要幫他的兒子？子貢是這樣問：「伯夷叔齊何人也？」孔子答：「古之賢人」，子貢出來後說：「夫子不為也。」

孔子的學問，人道敏政，一切為大家公安。樊遲問稼，孔子不答，因為稼與圃與公眾的利益小，所以說：「小人哉樊須也」。

到那一國家，住在某一國，這一國中的大夫在位者，所辦的任何事，若是福國利民，不為私，就事奉他，要更加恭敬學他。學得一個字就是「一字之師」，也不能忘恩。

## 「友其士之仁者。」

不在朝的讀書人，有一舉一動都是仁恕的。你們若有忠恕之道，天天都可利益人，如一張小紙，千人的工夫，愛惜一張紙，就是愛惜千人。所以不在朝的士人，看年齡，若年高可以事奉他，年齡不太高的便可與他為友，他是善知識，要隨他學。



你們想做好事，要親近善知識，遠離惡知識，否則孤陋寡聞。凡事都在恭敬中求，否則即使教了，也不會用真心。

【十五·十一】

顏淵問為邦。子曰：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（640）

上一章，子貢問仁，若說問題不在仁上，那顏淵問為邦，又是問什麼？

「顏淵問為邦。」

顏淵問辦理邦家的政事。孔子完全為公安，為世界大同。人道敏政，有國才能保家，有家才能保身。孔子這時是東周，與西周不同，西周是周王做主，東遷後權力在諸侯。春秋一開始是鄭莊公，有「周鄭交質」的事情，往後一天不如一天，漸

漸亂起來，各國政治也不上軌道。

## 「子曰：行夏之時，」

孔子說，要天下上軌道，先要有幾個條件，邦家先定天時。中國有「年月日時」，洋曆無月，只有年日時。書經甘誓篇，有「三正」，首先是建立那一月為正月，有建子、建丑、建寅的差別。周朝建子，殷朝建丑，夏朝建寅，秦始皇建亥。

孔子認為定住邦家，要行夏之時。北斗七星，其實有九星，其餘二星看不見。外國叫大熊星座，中國稱斗，各有各的稱法，就是璿璣。天干地支，二十八宿，都在手指上，掐指一算就知道了。斗柄指寅，為四季的開始。春天開始，從東北開始。若子、丑，則是在北方，正是冰天雪地，不合時令。孟子說：「七八月之間早」，可知是建寅。從唐堯而下，朝代換了多少次，不只夏、商、周，而孔子以為夏家的曆最標準。

政府來台，才行夏之時。來台之前，並不如此。

## 「乘殷之輅，」

再者，國家辦事要交通、地利，「乘殷之輅」殷朝車子是木頭做的，比較好。其他朝代的車子，若抹上黃色稱為金車，房子抹上黃色便稱為金殿，王車有金車、玉車等等。以下再說人。

## 「服周之冕，」

辦政治者必得有官服，一亂就是妖服。若穿西裝，是被髮左衽矣。「服周之冕」，穿戴周朝的官服，周冕有垂旒可以蔽明，有黻纁（黻纁——黃色的絲綿）塞耳，可以不任視聽，只要「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」就行了。表示垂拱而治，只要能認識人，知人善用就可以了。今日的祭典，六個朝代的服裝都有。

## 「樂則韶舞，」

天地人之後，再來為大典。祭祀典禮，吉禮最重要，如郊天、祭地。得國者必

得要有天壇、地壇，祭太廟。山東也有天壇、地壇。

「樂則韶舞」，舞作「武」。韶是舜樂，武是周武王時候的音樂。韶盡美矣，又盡善矣，武盡美矣，未盡善矣。治國，重要是天、地、人、音樂，都要使它上軌道。這一章要注重後來的話。祭祀錯了，天與地不會錯，而樂是人聽的，人人見，不可錯，大家聽了，會變心理。所以要注重這一點。

### 「放鄭聲，鄭聲淫，」

奏樂必須有聲音，聲是高低遠短，音是金木絲竹等八音，知聲容易，知音難。「放鄭聲」，鄭是鄭國，有人說，詩經中鄭音皆「淫奔之聲」，這說錯了。淫是超過必要的程度，如淫雨等，鄭家音聲太複雜，嚙齶，宋音過於安逸，山東音有狂傲之音，有四種音（鄭、衛、宋、齊）不能在太廟演奏，必須中正和平。如山東的北鄙殺伐之聲，太廟中不必如此拼命。四種聲都不要，而以鄭聲為首。這並不是說連詩經中四國的國風也不要，宋儒說：「詩皆淫奔之詩」，這就不對了。

## 「佞人殆。」

以上都是人應辦的，都是在位者，必須要有所選擇。

遠佞人，佞人，無理辨三分，如少正卯，蘇秦、張儀之流，滿口說的是欺騙話，這種人不要。鄭聲淫亂，敗壞中正之氣。佞人危怠，巧辯的人不能忠信，荀子勸學篇說：「入乎耳，著乎心，布乎四體，形乎動靜」，從他的心中生起，會害到他辦的事情，大家學他就完了。

## 【十五·十二】

子曰：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

吾所說的，是自己所採取的注解，你們自己可以參考。凡事要易簡，不論短文、長文都是如此。

短文要易簡，卻更不容易，長文雖長，還是要易簡。去了易簡就不行，你們不走這一條路就不行。這是過渡時代，你們就像聽聞晨鐘，有人醒、有人半醒、有人不醒。若半明不白，絕不久長，除非四庫全書全毀了，否則仍是要易簡。做到易簡這點，就是辦大事。

### 「子曰：人無遠慮，」

人不能只管現在，現在只是維持現狀，要預備後來。縱使學到大儒，也是白學，學不到孔聖人。顏子還學不到孔子，何況大家？後來的大儒，也只是將人做好而已。人到後來必死，死後生天，那是三世冤，死後再變就下三途，不究竟。今日為什麼學論語？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。人學佛，為明日之事，今日若沒有籌畫，到時就亂。你們今天在此聽講，明天會遭逢什麼事，你們籌畫了嗎？這是沒遠慮。明天可說是遠了，卻未必有人想到，後來更是遠。

彌陀經，你們萬分之一也不懂。今日聽華嚴，知微細智，也不能用，將來能往

生嗎？助念是你自己念，他人幫助你念，不是他人念你就有用，何況助念時必須心在往生者身上，否則有什麼用？凡事須靠自己，有把握，不助念也有辦法。其他宗派不助念能成功，淨宗就不能成就嗎？

人格保存不住，因為不能主忠信，信願行第一字的「信」尚且站不住，何況其他？

## 「必有近憂。」

遠慮包括一切，不遠慮，不但到後來麻煩，眼前就倒楣。沒遠慮，近處便有麻煩。孔子說的很簡要。

這二句全稱肯定，說一切事。注疏是作文章，可以相應不理。

## 【十五·十三】

子曰：已矣乎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（644）

「子曰：已矣乎，」

「已」，停住了，無辦法了。「矣」就是如此。「乎」就是如此嗎？活口氣。念了下文，就成死口氣，你學問成了功才可囫圇吞棗，打哈哈。甚至如文殊、維摩也默然，彼此明白。

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

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」，這是世間法，食色性也，但是一下生就好色了嗎？一下生就吃乳，就是食性。一下生就男貪著女，女貪著男嗎？「愛不重不生娑婆」，好色不就是愛色？不好色不投胎。

上論子罕篇有這章文，但那一章文沒有「已矣乎」。

有注解說，這指齊國餽女樂予魯國，季桓子與魯君趨往觀看，所以孔子說這一



章。子罕篇注解，引史記，衛靈公與南子同車，孔子第二車，招搖過市。但是除孔子之外，誰也不知道這一章是指什麼。這些都是揣測之詞，不必如此呆板。你們必須知道，遇見什麼事就是什麼事。

子夏也說：「賢賢易色」，與這一章相同。若是好德，身脩、家齊、國治。若好色，最終一切保存不住，查看歷史就可以知道，這二句包括一切。

### 【十五·十四】

子曰：臧文仲，其竊位者與。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。  
(645)

「子曰：臧文仲，其竊位者與。」

臧文仲為魯大夫。從前作官為世襲，與今日不同。世襲之外也要進賢，但是他

不讓位。有一位柳下惠，普通說是姓展名禽，柳下惠是他的別號，這不必多考據，考察明白又如何？除了著書之外沒有大用處，就是說廢話。

中國醫學，若在日常得癆病者，忽然又得感冒，要治那一種病？若病急則先治標，先治新病，若是病緩則治本。今日的臺灣，正是緊急時候，若制禮作樂，而去掉國防武器外交，是為書呆子。國醫才能標本雙治。

### 「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。」

為國為公就必須讓賢，為己便是竊位。若臧文仲不知道柳下惠有賢才，還可以原諒。臧文仲知道柳下惠有賢才，全國都知道，他卻不推薦給國君，這就是竊位。

吾來臺灣，也讓過位，好幾個機關吾都沒有董事長的名譽。也舉過賢，但是所接受的人，不夠賢而已。

【十五·十五】

子曰：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怨矣。（646）

「子曰：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怨矣。」

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」，有兩種解釋，都合理，可以雙從。

躬，自己本身。「自厚」的厚指什麼？可以看下文「薄責於人」，厚也就是責。按文理，一個「責」字就行了。意思是對自己要從厚處責備，對別人從薄處責備。孔子、佛也有人怨，沒有不遭怨難的，這是社會的常情。全在個人學問，須多包涵，能自己責深一點，責人薄一點，則怨我的人就少了。

另一種解釋，講的也好，但是文理比較轉折。自己對修養德性加厚，對他人責備薄，別人的怨恨較少。

要想不多事，從第一種說法比較好。在社會上，責備自己就是有德，責人便是

無德。論語句句都是格言，學會一句一生受用不盡，吾人卻一句也做不到。

【十五·十六】

子曰：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

這一章都是虛字，很難講。有人說，第一個「如之何」處是一句，其實三句「如之何」都一樣。為了什麼而事說，我們不知道。

「子曰：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，」

「如之何」是老言語。「不曰」，你沒聽說過嗎？有一句老言語，你沒聽說過嗎？

「如之」，就像這樣子。「何」，何如，就像這樣子該怎麼樣呢？「如之何者」，假若古人這句「如之何」，到了這句話怎麼辦呢？沒辦法就要找聖人，聖人

也沒辦法，孔子說我也沒辦法。

## 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」

自己遠慮，慮不到，又不領教人。好人的話你不聽，只聽壞人的話，或是好人的話不聽，又不受命，這就沒辦法。

台中也有人有如此難處。不領教人，自己辦。辦錯了不定就出亂子，若出亂子，自己想辦法也可以。否則，不怕事也可以。若弄糟糕了，再找別人，推給別人，別人爲你弄不好，就怨恨別人。弄糟糕了，孔子「末如之何也已矣」，找我就可以了嗎？

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若庸人自甘庸奴，就該少辦事少言語，也可少出亂子。既沒讀過書，又不領教人，而且不聽老人言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
【十五·十七】

子曰：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惠，難矣哉。

(648)

「惠」通「慧」，另外版本有作慧，吾採取「慧」的說法。

「子曰：群居終日，」

孔子說：「群居終日」，各人有職業、事情，群居有二種說法，一是同機關同事，如三人的小商店便是群。終日是一天都不幹正事，只在聚會，無事找人聊天。佛學八苦有五陰熾盛苦，這五條愈燒愈盛，色受想行識，第七識永不停止。不熾盛就成功了，淨土宗以外都講寂照，寂滅為樂。小人閒居為不善，若是為善已經不錯了，但不能解脫，仍是有漏業，不能達到性與天道，子貢說：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出家人辦慈善事，戒律不許，因為一辦就成有漏業，不會成功；有錢辦事，可以找信徒們辦。我們人的思想，就是不辦其他事也虛妄，白天如此，夜晚作夢也如此，都是第七識鬧亂子。身體力行，有經驗者就知道了。所以淨土念佛，教人伏

惑；伏不住惑，臨終就顛倒。

## 「言不及義，」

義，指富國利民的事。

## 「好行小惠，」

「好行小惠」，小惠是小智慧，指世智辯聰，小有才能，辦不了大事。「小惠」不當小恩惠解釋，為什麼呢？不以善小而不為，所以小善也必須去做。

## 「難矣哉。」

言不及義，行小聰明，對國家社會沒好處，這個人沒辦法，這種人是棄才。

## 【十五·十八】

子曰：君子義以為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。  
(648)

古人的書並不是沒有錯簡，這一章有數種說法。

### 「子曰：君子」

首先說「君子」，有人說這多餘，是疊三加五。今日報紙的文章，像是蓋四十八層樓了。

韓李筆解所解釋的，本來很多處都是改經，但是這章所解釋的有意思，認為一章經文有二個君子無妨。

### 「義以為質，」

先講本體，辦事以義。義是事之宜也，看著該辦，見義就為。因為義是本質，看到該辦，就犧牲一切辦法。但是那一樣是該辦與否呢？這就難知了。



## 「禮以行之，」

禮定的很明白，例如：有人掉入水中，那是應該救他；能泅水的人，自可入水去救；否則，就該同歸於盡嗎？這種做法不對。可以請他人來救。若是父母，則又另一辦法。看曹娥碑的故事便可以知道。所以說：「禮以行之」。道之以德，行之以禮，以禮做標準，依禮做去。這是君子的行動。

## 「孫以出之，」

辦時必須「孫以出之」，辦得好也不能驕傲，例如孟之反的不伐就是孫。孫，遜也。應謙恭的辦出來。

## 「信以成之，」

上來是根本，最後是「信以成之」結束，全始全終才是信，所以說「信以成之」。

## 「君子哉。」

人如此做事，不愧為君子，所以說「君子哉」。

李曰：「上云君子者，舉古之君子也。下云君子哉者，言今之學者，能依此次序，乃能成君子耳。」開頭的「君子」是古時的君子，如何辦如何辦。下文的君子是照如此辦就是今之君子。

## 「十五·十九」

子曰：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（649）

「子曰：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」

真正君子人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病，憂慮。人卻不知道我，人不知而不慍，

不亦君子乎！

你只要憂慮，自己有沒有能力，辦事能不能為公？

吾的希望，是在諸位，並不是吾在此炫耀吾能講論語。大家學論語，處處問自己有能力與否？要多為他人想，就可以了。

教育部規定，到了七十歲不許在學校教，私立學校還能行，私立學校到九十多歲只要能講、能改卷子就行。我站著講二小時也行，我不是不能，但是給錢我也不收，幹公家的給錢，不合乎我的原則。我都不願意教，這些學校沒辭我，都是我自已辭的。學生願意給我教，我不教，反而有樂趣了。你們學這個，問自己：能收，不能收？處處為他人想，就行了。

## 【十五·二十一】

## 子曰：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（649）

吾再提一提「易簡」，自古以來「易簡」，就是中國作文、說話、辦事的標準。易者，大家容易接受；簡則簡要詳明。大文章不講噲噲，長文也要易簡，短文也要易簡。這一章書一、二句就說完了，然而所包括的意義無量無邊，多一字，少一字都不行。

### 「子曰：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」

先講「稱」，為什麼呢？因為這件事有問題，是講書的攔路石，所以要先解，講時會比較順。稱這個字注者有爭議，有人讀「ㄔㄨㄥ」，有人讀「ㄔㄨㄥˋ」的不同。

音「ㄔㄨㄥˋ」是配的意思。稱必須二頭平均、勻稱，配得上，不一樣就不對稱。但是用意也有爭議，一說所辦的事與口所說的一樣，言行一致，不能虛假宣傳，例如慶生時多說假話，也有直心的人。但是一宣傳，真的吾也不買。報紙從前只有機關報，各說各的；現今的藥與飲食，吾也十分畏懼。古書不如此，羈假的宣傳是君

子？還是小人呢？君子不如此，所以知道過分宣傳是非君子。

疾，怕也。君子人憂慮，憂慮什麼事？沒有能力，勉強去做還行，不要胡吹。不能用心去做，瞎貓碰到死耗子，或可有做好的時候，但是沒有相當能力，絕不會做好，君子就怕沒有辦一種事的能力。世上沒有全才，沒有一能百能的人。君子會得多，多才多藝就好了，如周公多才多藝，就可以一點不憂慮，我們不是周公，所以要憂慮自己夠不上。夠不上不要緊，有能力做事也有相當限度，責備人不行。如禹王治水，我們可以有這個志，但能辦到嗎？又如唐玄奘大師的西天取經，萬里遙遠，孤身一人，這件事如何？今日我們在家看一部佛經，人家是拼了命，死而後生，生了死，死多少次，才將佛經取回來，我們若是把書一甩，良心何在呢？

君子憂愁這輩子事做對了嗎？不求名，孔子也不反對名，所謂：「必也正名乎」要實至名歸，如孟之反不伐，別人稱讚他，自己推讓，更加謙恭，不但有名，而且有德，這就了不得。若得虛名，所做配稱不上，就是君子所恥。今人都說值得驕傲，連「道聽塗說」也還不會講，只是到處宣傳而已，不稱不配，這是可恥的

事，這句就夠吾人學的了。說句不好聽的話，你信因果，幹的是好事，那獲得的名譽也是報酬，得了名譽就算完了。那裡的飯不羈防腐劑？吾中了兩回毒，不敢信了，都說是沒味精、沒防腐劑，我不信、不聽，寧可不吃算了。

另外有一特別講法，周朝時國君、士大夫死後，那時有諡號，與今日不同。諡號是以他一生所做贈他一字，如「文王」「武王」，齊「桓」公。諡有一定的規矩，叫做諡法，至前清還如此。例如曾「文正」公的文正，又如戚繼光諡「武毅」，文的加文字，武的叫武字。周朝的諡號原來是恰如其分的，法久則弊，長久就變質，所以聖人講究，「通其變，而民不倦」。後來諡法多看情面，如諡「惠」，如漢惠帝、晉惠帝、明惠帝，都不好，柳下惠是例外。若讓在位的人給好諡號，就是可恥。活著要好好幹，蓋棺才可論定，不能變才可論定，還活一天就不行。曾子臨死時，卧在大夫所贈的鋪席上。要斷氣時，侍候的小童很不安，曾子問什麼原因，小童指著席子。曾子說，曾元、曾申你們不如他愛我，快為我換席子。還沒換完，曾子就斷了氣。若沒換席子，曾子幹一輩子，這一條就是白玉之瑕。我

們大家在這上面學，學曾子命終易簣，就是白玉無瑕。

吾對於諸位是「責之重，愛之切」的原故，現今可消災免難，將來往生少障礙。

【十五·二十一】

子曰：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

(650)

君子、小人並論。

「子曰：君子求諸己，」

君子自己省察自己，孟子對此曾說，君子要反求諸己，是否待人不忠等。自己反省以後而忠，那對方就是妄人而已矣，不必與他計校。所以凡遇不如意，不必怨天尤人，一啄一飲都有因果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如此一想，自然心平氣和。君

子有學問道德，別人是妄人，就你不妄人，這都是因果。

「小人求諸人。」

小人求諸人，凡事自己無錯，盡是別人錯，所以怨天尤人。學論語學孔子，最終可以往生。

〔十五·二十二〕

子曰：君子矜而不爭，群而不黨。（651）

這一章，也是同類歸納。雖然只說君子，但已含有小人。

「子曰：君子矜而不爭，」

矜，說文：莊敬也。「矜」字難講，必得用現代語說才好懂。說文，矜當莊嚴



講，這說法不錯。雖用現代辦法，也不能亂改，不能錯了人家的講法。莊嚴怎麼講呢？君子有九思，色思溫，臉要溫和。貌思恭，容貌須恭敬，莊敬自強，見人不可亂笑。今日之下，提倡見人先笑，那是脅肩諂笑，小人的行為。從前見到長者必須莊敬，要收斂自己。

而不爭，與人不必爭強鬥勝，君子不欲多上人，炫耀自己是大毛病，一切事推讓，這是君子之道。九思，心必須時時莊矜，才有用，但也不可呆板。清朝入主中國，為中國文化所同化，一切風俗等都是如此，例如作官的習慣推讓，常稱「中堂，吾不敢」，口說慣了。有一個人說：「不知誰先作古？」另一人很謙讓的就說：「中堂先請」。所以事沒有一定。

## 「群而不黨。」

群而不黨，群是合群。黨者，例如一人說上東，一人說上西，又一人是說上東的朋友，因為交情的原故，而順從他的說法，其實上西才是正理，這就是黨。君子

群而不黨，辦事時依正理。合群是好，但是辦事時該如何辦就如何辦，不可以因為與他有交情，而順遂他，反而害了公家。集釋餘論可以參考。

【十五·二十三】

子曰：君子不以言舉人，不以人廢言。（651）

「子曰：君子不以言舉人，」

舉人，包括朝廷，小機關，商店等，都不是一人能辦，必須有幫手。用一個人必須有介紹人，如介紹工友。舉用的人當得好是對得起你，幹不好，你必須負責，大小同一道理，治國更是如此，這一章公私都有用。

君子不以言舉人，不可因為他談得有理，所謂「有言者不必有德，有德者必有言」。那要如何舉人？從前薦人，書信裡首先必須有「品學兼優」的字眼，若沒有

品字，那人家不會接受，介紹時要以德舉人。若他來要求我薦舉，而我不願舉薦，在說許多好話中，就是不提及「品」，人家便知道我們不是誠心舉薦。

## 「不以人廢言。」

雖然言語不能舉人，又要「不以人廢言」。這二句全在「言」上，上句是言不可聽，下句是言又不可不聽。下句雖是壞人，所說的話也不能一概不聽，如蘇秦、張儀的言語，也並非全不可取。不能因為人不好，所說的話好，而不聽他的話。壞人也有說好話的時候，而好人也有說錯話的。張獻忠祭文昌帝君張亞子，有人寫祭文，好嚕嗦，都不如他的意，張獻忠自己說：「你也姓張，我也姓張，咱們連個宗吧，尚饗」，這話不忘本，也算是好話。張獻忠立七殺碑，說「天生萬物以養民」這話不錯，「人無一善以報天」真正不錯，怎麼辦呢？說了前頭，後頭總得有辦法——「殺殺殺殺殺殺」，真是要言不煩。所以人都有可採取的言語。

【十五·二十四】

子貢問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。子曰：其恕乎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（652）

子貢問孔子，必得是善於言語的子貢問，也必得孔子才能答，對別人子貢也不會如此問法。

「子貢問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」

一言，是一個字的意思。若答「其為人也孝弟」，那是六言而不是一言。這樣答行不行？你們認為行的舉手。認為不行的舉手。孔子不打人，若遇到有脾氣的人，一說這個就打，怨不得人。因為子貢是問一個字，很難為人。古人說：半部論語治天下，或說二句終身行之，仍嫌多。一個字，就可以終身行之，這只有孔子能答。

「子曰：其恕乎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

這裡必須一字，終身可行。孔子答「其恕乎！」其，它也，所問的一言。乎，不是肯定辭，而是活口氣。「恕」字，學會這個字，一輩子都行。孔子主張的仁難講，恕較好講。

「己所不欲」自己受不了的，「勿施於人」不要用在別人身上，別人也受不了。這一個字，就管事。

集釋考證的案語：謂一字為一言，詩有五言、七言就是例子，老子道德經五千言，又有上萬言書等。

### 【十五·二十五】

子曰：吾之於人也，誰毀誰譽。如有所譽者，其有所試矣。斯

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（653）

這一章有人主張是合為一章，有人主張分二章，主張是二章的人較少，但比較有理。主張一章者多，但是難講。只有論語正義主張作一章講，比別人有理，能連上來，不過如此而已。朱子講了多少次，仍覺得不太合法度，不過這一節書他注的還好。曾經有人說他注這節書一夜沒睡，他的親戚看著他一直到了天明，反覆注完了，自己還拿不定主意，你們看容易嗎？你們拿起筆，一下就寫完了，這是你們的學問。反對朱子的人很多，他們反對可以，他們讀的書有一大架子，我們讀的書不過幾張紙而已，我們比不了。這得明白，這章我也講不到好處，只可以講兩章，合成一章麻煩，比較難講。

「子曰：吾之於人也，誰毀誰譽。如有所譽者，其有所試矣。」

孔子說，我對於一般人，那一個人我也不毀謗他，那一個人我也不說他好，不

能輕易批評人。子貢不同，好方人，喜歡批評人。但是論語一書有稱讚「晏平仲善與人交、管仲仁哉等，」為什麼呢？孔子說：「如有所譽者」沒說如有所毀者，也沒說南子淫婦、衛靈公昏君等。假若我對某人讚揚他，「其有所試矣」，我都是有一番試驗，他有事實擺出來。

掌故是一國的事情。自古以來，到清代及民國十年前，還沒亂時仍有「試用」的制度。初上來給委任狀、薦任等。六年俸滿，做滿官了，做得好的就升官，不好的降級。但不是一上來就做六年，開頭試用，少者三月，多者一年，試試看幹得了與否。從前有錢賈、刑名的師爺，浙江出這種人才，稱為老夫子、先生。做官的一進去，不能自己作主，老夫子說該怎麼辦、怎麼不辦，不能不聽，錯一字都不行，這叫試用，作過一年兩年才可以作主。若辦事的老夫子辦出錯，這個地方便不能存身，而其他地方也有人傳播，再也不能辦事，失去職業了，你看這嚴重吧！試用後，可以補實缺。那一行都有外行官、外行長官，就是沒外行職員，所以古人說：「有外行官，無外行師爺。」

## 「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」

「斯民也」，對於治理百姓，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」有一定的方法。自夏商周三代辦政治，要辦通了，用直道，別講手法、權謀，該如何辦就如何辦，該賞則賞，該罰則罰。若有疑惑，則賞應該從重，罰應該從輕，這也是直道。罰錯而加重，那會錯上加錯。堯舜垂拱而治是用直道，桀紂走曲路，一玩手段，沒有一個能長久的。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，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，反其令而行，百姓不從。學佛知道「直心是道場」，佛不接受手段。

這一章，若分二章比較好講，今再合為一章勉強說說。漢書藝文志說，唐虞殷周時的治理百姓，那時的百姓與孔子時一樣，但唐虞時百姓都上軌道，到了幽王厲王時人民不上軌道。唐虞到孔子時的人性都一樣，而是領導者的關係，全在教化上。領導人其身正，直率而行，唐虞率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，若桀紂率天下以暴，百姓也從之。三代人民本性如此，孔子時人民本性也是如此，因為教化不同的原故。



所說雖然有理，但是文字難講。

【十五·二十六】

子曰：吾猶及史之闕文也，有馬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。  
(654)

我們的學問，如點燃的香頭，從前人注解互相爭議，都比我們讀的書多，但是他們比起古人，只像星星之火。所以比起以前的人，我們就是沒念過書。從前考到殿試，皇帝當主考，得功名後，名為狀元，並不是他的才學就蓋天下了，只是會國家限定的範圍而已，與博學鴻詞的無範圍不同。中狀元後，再回家念書，因為人大多會來領教，往往栽了跟斗，所以必得再加用功，回來再預備，應付士林。有人有大學問，但是運氣不好，也得回頭讀書。我們一部十三經沒有念過，通鑑輯覽沒有看完，一部論語沒背全，如此如何談政治？諸位！學著認識自己。吾就自稱不通，

吾日日有老師，三人行必有我師，書到吾手中，甚至報紙，都是吾師，換你們就受害。例如吾看玉翎燕的書，還沒刊出之前，吾先忖思，他的思想就足為吾師，你們知道箇中的味道嗎？書經云：「能自得師者王，謂人莫己若者亡。」你們的學問還太早，在社會上只有做一個受人指揮的而已。那也必須看為誰指揮，若不是大公無私的人，就倒楣了。你們的前途，如日曆撕去一般，過一天少一天，四十、五十而無聞焉，那就算到底了。

### 「子曰：吾猶及史之闕文也，」

史，不是指歷史。爾雅說，史，字也。倉頡造字，開頭就叫史。「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」，史就是字也。孔子說古時候的字，我還有沒見到的，如今的臺灣話，會說不會寫，臺語中有古字，是濟南的土話。孔子說，我對某字的本來面目有沒見到的，那是闕文。注者說：闕者從闕，勿胡造謠言。理說的是，但是注疏卻強加解釋，真是胡造謠言。

## 「有馬者借人乘之，」

「有馬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」，這兩句似與上文不連貫，有注解說：此段有闕文，可從缺。

邢昺等注解說，這一句是比喻，缺文找不到好比人有馬，若不懂五馭的方法，那就找會調理馬的人去騎，拜託他調御，自己調理就出亂子，這辦法很謙恭。千里馬不在力而在德，要接受五馭的方法，例如馬在大街如何舞翔，遇水如何繞水曲等。

## 「今亡矣夫。」

「今亡矣夫」，指人，現在就很少這種人了。

包咸注解，借，指另換一人，大意與邢昺同。

勉強可依邢昺、包咸的說法，拜託別人察考，不可妄作聰明填上，如今這種人

已經沒有了。

也有人解釋說：孔子對於未見過的字，從闕。下文是舉例，古書上有「有馬者借人乘之」句，如今沒有。但是那一本書上沒有這一句呢？空空洞洞，吾不採取這種說法。辦事要請內行人，不可自己不懂，妄出主意。如此才不出亂子。

〔十五·二十七〕

子曰：巧言亂德，小不忍，則亂大謀。  
(655)

「子曰：巧言亂德，」

這二句就是格言，首句說對方，有一種人能說話，如少正卯的言偽而辯，飾非而澤，不必犯罪，就該殺，這是巧言。為什麼該殺？亂德也。德，直心。巧言的人心不直，所以孔子反對「講演」，今日則大興講演，講演得不好，尚且罷了，若講

演得好，卻惑亂人心，更糟！

## 「小不忍，則亂大謀。」

下句說自己，遇見事情，或遇見人不以為然，你必須計畫計畫，忍耐忍耐，過去就算了。若巧言加在你身上，你的言辭、顏色不對，後來再遇見他，就會破壞你的大事，擾亂大事。他為了出一口氣，他不顧一切，小人受點滴之怨，則報之湧泉。所以古人說：寧可得罪十個君子，不可得罪一小人。

### 【十五·二十八】

子曰：眾惡之，必察焉。眾好之，必察焉。  
(656)

此章文字並不深奧，只要能得其中意義就行了。有人說，這一章上下句要更易置換。例如人們常說：善惡，不說惡善。其實不須要爭執，依佛理，隨緣不變，不

變隨緣，說法不同，或上或下都可以。

### 「眾好之，必察焉。」

先從好的方面說。大家對某人都有好感想，好印象，我們遇見了，不能隨和便對他也有好印象，「必察焉」。並不是說眾人喜好他，你就偏偏要厭惡他，而是必須試試，必察焉，要察考試驗。孟子說：「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；見賢焉，然後用之。」大王的左右人都說這個人好，不可聽信，乃至國人都說好，然後察考，見他可用，然後舉用。見好有好印象，想和他交朋友、使他工作等，必得如是，何用說？

### 「子曰：眾惡之，必察焉。」

大家都討厭某人，也必須察考，見其可惡，然後厭惡。普通人是同流合污，鄉原是德之賊也，但是也有卓立不群的人，必須英雄識英雄。自古英雄不得意時，大家看不起，如韓信，人看不出來。劉邦用兵十萬，韓信則多多益善。若是袁紹，兵

給他多了就不行，袁紹愈增兵，曹操就愈高興，因為他是愈多愈亂。

〔十五·二十九〕

子曰：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（657）

此章常聽到，但有一些人講不明白。多說「道能弘人，人焉能弘道？」孔子反對。古來注解吾多不以為然，多是作文章的見識，秀才之見，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，書生不能辦事。皇疏所說很有道理，吾採取。

「子曰：人能弘道，」

道「寂然不動」，老子說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」易經說，易無體無象無形。「人能弘道」道既然如此虛無飄渺，中庸又說：「道不遠人，人之為道而遠人」，佛說道就是本性，眾生皆有佛性。真如本性人人皆有，人人不知，聖人說了我們才

知道。孔子說：「人道敏政」，但是能敏政者有幾人？地道敏樹，天道敏時，天時地利人和，三才一錯便不行，人的政治一錯就出太保，地一錯也不行，種不出東西，要按時令種。臺灣是邊地，但是老農種地，也是依時令為種地。十二個月，廿四節氣，節氣中有多少氣，有多少候。例如朔望，一是節氣之首，一是節氣之中。時令你們懂嗎？真不如老農。其實中外都是如此，只是名稱不同而已。

## 「非道弘人。」

佛經無人說，雖智不能解，人能弘道，道若沒有人去推動，很難悟道，如獨覺見飛花落葉而開悟。要得道必須自求自悟，再發揚光大。盡虛空遍法界，有多大，你的心就可多大。你們不要存依賴的心，所謂識人，必須英雄相識，心能通的原故。

圓人說話，無法不圓。好人辦壞事，壞事也變成好事。



【十五·三十】

子曰：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。（658）

「子曰：過而不改，」

除了聖人無過外，其餘人都不免犯過。但是世間聖人少，除了法華承認眾生性具，起信說染淨二分，其餘的說性善。善是清淨，善無形，何來的過？壇經說，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汝本來面目，不思善，不說惡時又有何過？有過，就是心一動，有業相，就有見分、相分等一路迷下去的發展。大學中，也不主張心往過失下處發展，所謂格物，漢儒注格，來也，來了事情。致知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一覺悟，就消滅。

「是謂過矣。」

有過不能覺，不能改，是真有過。這句可以悟道。能改，隨後就恢復本來面

目，罪雖多，但是眾罪如霜雪，慧日破諸闇。

【十五·三十一】

子曰：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無益，不如學也。

(658)

這一章爭議很多，有人說：至「以思」一逗，有說：至「無益」一逗，這是咬文嚼字，無謂之爭。陶淵明好讀書，不求甚解；武侯略觀大意，必不如此爭。

「子曰：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無益，」

這一章完全注重學字。人有生而知之者，學而知之者，生而知者，上也，其餘人都要學。再其次是困而知之，其知一也。坐飛機、搭火車、坐牛車，一樣可以到臺北。普通人都要學，甚至要困而知之。孔子不承認 he 自己是生而知之者，孔子說

他本人平常好學，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孔子一生好學，顏子好學，你們好學嗎？孔子對某一個道理研究，可以終日不食，忘了吃，晚上睡覺睡不著，如周公思見三王，喜而不寢。吾對於吟詩，曾經如此過。

## 「不如學也。」

如此研究無所得，「不如學也」，沒了門了，起來再看書，所謂「思而不學則殆」，注重學字。

## 〔十五·三十二〕

子曰：君子謀道不謀食。耕也，餒在其中矣。學也，祿在其中矣。君子憂道不憂貧。(659)

首末二句都說君子，中間二句為小人，錢地之的《論語漢宋集解》，句法也是

如此，但是講法不同。這是十五年前吾的講法，現今用另一種說法，因為之前講法不合聖人的意思。講書只要求合理，講得通，不與其他章書衝突，就可以了。

### 「子曰：君子謀道不謀食，」

君子計畫道，不成天計畫吃飯。下文若依一般講法便是教人只讀書不種地，只要有學問便可升官發財。但是三皇的神農、后稷如何啊？神農教人稼穡，后稷教人種五穀，所以後來的周朝國運長久。

這一章書必須注重「謀」、「憂」、「中」，這三字有如詩眼。謀，圖謀某事，就是求的意思，但是用「圖謀」比較順當，君子儒的士人讀書人所為何事？孔子承繼道統，主張人道敏政，人的社會，政治第一要緊，沒有政治，就沒有次序。若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最好，其次才是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」。孔子主張用道德，有恥且格。中國文化，志於道，誓願在道上，還要據德，依仁，遊藝，因為道最要緊，道人人必須學。家若無道不能齊家，個人無道不能修身。天下無道很

久，天下就大亂。

雖然道不遠人，但是大家說不上來，孔子也說不上來。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，早上懂道，晚上死也不吃虧。大家學佛，都知道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佛法就是道，一般人聽不到，聽到又必須懂，懂得便有了辦法，能遵循道走，眼前可消災免難，不再造惡因，便不結惡果。學佛懂無漏法，就能解決生死大事。孔子求道，顏子求道，在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曲肱而枕之，回也不改其樂，所樂為何？

子貢問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」孔子說：「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顏子，曾子都得道，深淺不同而已。道也得自求，人能弘道，不去研究、弘揚，道也求不到，真有學問的人，都必須要求道。若求道得到，今日可以消災免難，後來不入輪迴。君子終日研究道，並不是不吃飯，只是好壞不在乎，好壞是你的福報，一啄一飲，莫非前定。子思一月才吃九次飯，我們一天吃三次還不满意。自古有道的人，像許多高僧大約只活五、六十歲，只要有辦法，早解脫更

好，這是首句的講法。

## 「耕也，餒在其中矣。」

再說，民以食為天，普通人都必須吃飯，古時儒家要半耕半讀，到漢代還是如此。兩漢時，百姓有一個人提倡「孝弟力田」，孝弟是道德，力田是耕田，諸葛亮躬耕南陽，陶淵明種禾南山下，自古耕讀傳家，但是為什麼而耕？若為自己，不耕就不能享受，若怕餓才耕地，就大非聖人的本意。神農發明耕地種五穀，不是為自己吃飽，而且收集糧食，都是為解決他人的生活。但是一般人「耕也，餒在其中矣」，一耕地，心發動的思想，都是為怕自己餓才耕地，這就與道遠了。

## 「學也，祿在其中矣，」

「學也，祿在其中矣」，尊德行而道問學，求學問為發展道德，得志則為天下，蒼生得好處，窮則獨善其身以待時。所以孔子對長沮、巢由等都不反對，因為巢由那時候有堯舜，不須要他，並不是他不管。

神農發明耕田是為百姓，不是為自己。求學得志，當為天下，並不是為求利祿。

## 「君子憂道不憂貧。」

「君子憂道不憂貧」，謀道是怕追求不到，憂道是衛道，怕道不存在，道存在大家才得好處。孔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所以道能傳到今天。如今道只存在臺灣，你是要維持？還是要拋棄？只喊口號，道能維持嗎？全球真懂人道孝弟忠信，只有孔子之道。全球人，共產黨不必論，其餘國家也沒有懂道的，如非洲的孝，用木棍殺他的老人，而且眾人共同食掉，用腹葬，這是什麼孝？君子憂愁道在社會不能存在著。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只要大家能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就可以了，君子要為大家。

小人求學不是為這個，一求學就以為有學問便可作官，一作官自有俸祿，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。

這種講法，也是吾的開創。只要不與孔子反對，就行。

謀，未得想求得道。憂，得到怕失掉、損失。中，心中存著。

〔十五·三十三〕

子曰：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雖得之必失之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莊以蒞之，則民不敬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莊以蒞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。（662）

改書是大毛病，講不通時可以存疑，因為從前竹簡為書，有錯簡的時候。

這一章書就很難講。「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」，「仁」有人懷疑是錯誤，但不敢改，朱子喜好改，但是在這一章沒有改。有人說，與上章合為一章。這二種說都可以。



「子曰：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雖得之必失之。」

「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」，這是指在位者，有國家有責任者，為什麼能得國得官？因為有此智慧能得到，但不是就永遠得到。周朝有八百年之長，但也倒多少次楣。「知及之」有智慧能得到，「仁不能守之」既然得到了，為什麼不能守？這是因為知及之而不能以仁守之，雖得到也很快再失去。如武王死了，若無周公，就不能接繼。看歷史必須有覺悟，須要有人才，若以智慧得到，又以仁守住，便得以好。凡得天下，不動刀兵者少，篡位也是如此殺，呂后、武則天也亂殺，百姓倒楣，不擇手段得到。但是用強暴的手段得到，卻必須「逆得而順守」，以順順當當的仁政，才能守得住。

「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莊以蒞之，則民不敬。」

仁能守之，若不能「莊以蒞之」，莊，莊敬。莊敬臨之，以莊則敬，顏色溫和，容貌恭敬，就足夠了，這便是莊，不須要笑。蒞，臨也。所謂「君子有三變，

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」，君子極為溫和，「聽其言也厲」，聽他說話很規矩，絕不開玩笑。你們也須常看報紙，電影也可以看，可以觀風氣。一般憲政雜誌，沒有引人做壞的文字，也沒有誨淫誨盜的文章。

**「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莊以蒞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。」**

「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莊以蒞之」都能辦到了，若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」。孔子說「博文約禮」，要齊之以禮，以禮整齊一切。子夏說：「禮後乎？」不是禮不重要，若不合乎禮，就不算美滿。恭敬是好事，恭而無禮則勞，人家三鞠躬，我們若四鞠躬，便不合乎禮，雙方勞苦。你要勞苦，那是自找，受禮的人也勞苦，不接受不行，就是雙方倒楣。學這個不照辦沒有用，所以「未善也」。

吾要你們學歷史、四書、常禮舉要，若覺得「常禮舉要」以為太簡單，可看曲禮，再看禮記，再念三禮，實在說只要記得住曲禮就足夠了。

【十五·三十四】

子曰：君子不可小知，而可大受也。小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知也。（663）

明說君子，暗裡就是襯托小人。這就是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。從前人連村夫、牧童，稱他為君子便歡喜，說他是小人便發怒，今人一切都不在乎，無法辦了。你們聽論語，又學佛，所為何事？吾設論語為鐘點費嗎？學佛為謀生活嗎？無本萬利，開佛店嗎？你們能把道存在住，改風俗，吾就滿意了。道聽塗說，這是小知，有何用。

「子曰：君子不可小知，而可大受也。」

可大受，如管仲不為子糾而死，幫助齊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孔子說：「微管仲，吾其披髮左衽矣。」這是看存心。

「小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知也。」

小人為他講為國為民的事，微微犧牲一點，他也不幹，錢少一點就不行，不可大受，而可小知也。這是聖人溫和，若是吾說，則是「不可小受」，連小受也不行，只知一星半點，便到處炫耀，今日就是如此，能大受者有幾人？今天下無道，你不滿政府，政府雖不好，也比外國人好多了。

今日發生的事情須看報紙，有如治病，大夫好，還要必須知病人的病，才能對症下藥。例如美國一個酒店，發生一件事，眾人守著一個女孩輪姦，旁觀者鼓掌，像是滿室無人一般，一概都是畜生。

【十五·三十五】

子曰：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。水火，吾見蹈而死者矣，未見

## 蹈仁而死者也。(664)

「子曰：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。」

人在世間必須生活，佛學說，正報的身體還要有養料，必須自己去找。世間都是養料，最重要的是空氣，不須要求便有，而要緊的養料有二：「水」、「火」不能離開，飲食離開水火就不行。如吾好喝茶，便須水火，乘汽車、工廠生產、電爐，都必須要有水。

孔子說的是君子，若小人便不在乎這個了。除水火之外，還要有「仁」字。仁，二人也，有自己有他人。人群社會，對他人一切加厚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則近道矣。釋迦佛號能仁，仁便是慈悲。孔子說，民對於仁，比較起來，比水火還要緊，沒有水火就死了，但是自古都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八德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」中，首先的孝就是仁之本，說到學佛，縱使終日有吃有穿，死後仍會墮三途。

「水火，吾見蹈而死者矣，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」

水火雖然離不了，但是有利有害，離開了便不能生活，火能燒死人，水能淹死人，跳入水火就會被燒死、淹死。可是終日行仁慈，沒見有人死了。佛割肉餵鷹固然是行仁慈，把命行沒了，實在是他有辦法，佛是化身行仁。不然戒律有戒挨餓等，那是戒禁取見，所以不可一概而論。

再者，忠臣義士，寧可殺頭，不投降，為仁而犧牲，這種是為仁而死，保存仁德，就俗眼看來，可以傳名千古，這是小的功德而已，不是主要的。他們不為這個，凡是忠臣孝子，雖不懂佛學，最低是生大自在天，若有禪定，才可以生到四禪天，生天後若干生不會墮落。

【十五·三十六】

子曰：當仁不讓於師。

(665)

「子曰：當仁不讓於師。」

儒家以禮讓為國，不爭，唯有一件事不能讓，行仁道不能讓。辦好事，不但不能推讓，連個人的老師也不能讓。遇見行仁的事，便要去做，不能教別人去辦。

【十五·三十七】

子曰：君子貞而不諒。（665）

「子曰：君子貞而不諒。」

貞，正也。一切事有正有偏。

諒，信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硜硜然小人哉，硜硜然，小信的意思，這是小人。雖然信很重要，但是也可以變通，孔子說：「未可與權」，權變這件

事，學問不到，不是就可以通變行權的，必須唯義是從。所以不能輕諾，輕諾則寡信，如孔子不說瞎話。但是孔子也有權變的時候，陽貨送禮，孔子等候陽貨不在時才去回拜，結果「遇諸塗」在路上就遇見陽貨，陽貨說：「懷其寶而迷其邦，可謂仁乎？好從事而亟失時，可謂智乎？」孔子答應他要出仕。又孺悲想見孔子，孔子以生病為由辭退他，等待他出去後，才鼓琴使他聽見。這些都是孔子的權變。

如有人想要你去殺人，感情衝動答應他了，所答應的事不正，所以可以不守信。若為國犧牲就不是如此，如文天祥的終不投降。重要的是，答應的事有沒有合乎貞與義。

【十五·三十八】

子曰：事君，敬其事而後其食。

（666）



## 「子曰：事君，敬其事」

不作官，在小機關辦事，都可以此推比。吾看今日的病不小，有人簽到而不辦事，上班混混，領薪水時卻一一計較。

為國家辦事，辦到還是沒有辦到？今日國家不景氣，不能只怨政府，領薪水不辦事不行。古人反省，今日事不辦完，不下班，必須不愧己俸。

## 「而後其食。」

今日愈領高薪，愈不辦事。孔子說，把事辦好，然後才接受俸祿。

## 〔十五·三十九〕

子曰：有教無類。  
(666)

## 「子曰：有教無類。」

只要自己能有道德學問，夠到能教人，人只要來領教，自行束脩以上，孔子說：「吾未嘗無誨焉」。不論好人壞人，壞人能學好更好。若不能教，則是棄才、蝥賊，棄才者並非不聰明，是品性不好，蝥賊則不改習氣。站不住「恕」字，便無法教了。

### 【十五·四十】

## 子曰：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（667）

吾教你們要一字不能輕忽過，吾看書快，因為早知此事了，例如這一章一目瞭然，一瀏覽便知道。諸葛亮、陶淵明所學很多，所以能一目瞭然，但是入手必須一字不能略過。

「子曰：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」

道，世界上的道多，孟子反對其他的道，孔子不反對。孔子的道與老子不同，但是孔子還須要去向老子領教。兩人商量辦事，別說孔子與老子共同辦事，道有所不同，孔子與他的弟子辦事也道不同，如在陳絕糧，子路慍見說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又如孔子要人讀書，子路說：「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？」「相」，互相交換，你與他相合，他未必與你相合。所以說：「相看兩不厭」，你的心與我的心相合，才可以相與為謀，互相都同意。

【十五·四十一】

子曰：辭，達而已矣。（667）

「子曰：辭，達而已矣。」

雜誌志在傳道，只要把道宣傳出去就可以了，所以「辭達而已矣」。後人的注解互相爭執聚訟，即使爭得了，道也沒有了。不要謾罵，吾對於華僑西坡先生，沒有一句反罵的話。

辦事，吾有吾的看法。我們的雜誌（即明倫月刊），不講究文章的華麗，但文辭不通不行，我們的雜誌不要錢，不罵人，原來就是為教人學好。

不必小信，要以義為依歸，看文章要懂義。文章能讓大家看明白，得利益就可以了，否則文如王勃的滕王閣序有什麼用？更何況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言，報紙的誨淫誨盜文章，吾一看就過去。

【十五·四十二】

師冕見。及階，子曰：階也。及席，子曰：席也。皆坐，子告之曰：某在斯，某在斯。師冕出。子張問曰：與師言之道與？

子曰：然，固相師之道也。（668）

「師冕見。」

古時候國家都有音樂，音樂奏得好的都稱樂師，多數是瞎眼。如師曠為學音樂，自己刺傷雙目，以便集中官能精神。易牙能辨水味，喝水便知是那一條河的水，又吃鴨能知毛的黑白。

這位樂師名冕。

「及階，子曰：階也。及席，子曰：席也。皆坐，子告之曰：某在斯，某在斯。」

「及階」，樂師有「相」幫助他。這一回，孔子見師冕來，到台階時，孔子說階也。到席，孔子說席也。「皆坐」不止一人，都坐下，孔子說某人，提他的名或官位，某人在這邊，某人在那邊。這件事很要緊，如果沒有為他介紹，若某人正在

這一座位而師冕批評他，如何下臺？

「師冕出。子張問曰：與師言之道與？」

子張問，與樂師這樣說就是道嗎？禮記說瞽者必須有相，沒有相助的人時必須有人代替。可見，天下的事情都有一定的規矩，不要妄自做為。

「子曰：然，固相師之道也。」

孔子說，是，這是做樂師「相」的道理。

季氏第十六

【十六·一】

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：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

從前的諸侯，地有百里，大夫五十里，士二十里，後來又變。文王以七十里而王天下。魯國因周公的原故，封地大，齊國更大。諸侯分五等，公侯伯子男，還有附庸。諸侯的地必須報給中央，而附庸是由諸侯主辦，派一人去那個地方作主，但不報給中央，所以附庸有國家的實，沒有國家的名。

「季氏將伐顓臾，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：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」

「季氏將伐顓臾」，顓臾，宓犧的後代，封在山東沂州府蒙陰縣，有座蒙山，很大。魯的附庸國，歸屬於季氏。為什麼季氏要伐顓臾？因為此時季氏有私心不安分。冉有季路都在季氏家為家宰，季氏要伐顓臾，二人一想，必須與老師說，不要亂來。見孔子，說：季氏將伐顓臾。

說「有事」就可以了，兩個國家怎會發生其他事？

孔子曰：求，無乃爾是過與！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為？

「孔子曰：求，無乃爾是過與。」

孔子不說季路，只說冉求，你大概是在裡頭有過錯吧，先責備冉求。

「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，」

孔子說，顓臾這個國家你知道吧，「昔者先王」，不止周朝，很久便已封他在東邊為蒙山之主，這是證明顓臾的來歷。

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」

可是顓臾的地點就在季氏所領的土地，所治理的範圍內。孔子說，這是我們自己家裡，是「社稷之臣」也。



「何以伐為？」

天子郊天，諸侯郊社稷壇，拜天壇地壇，山東如今還有天壇地壇。社稷之臣，顓臾他是魯侯社稷的臣子，為什麼要伐他？

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

「冉有曰：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」

孔子這一責備，冉有說，季大夫要這麼辦，我二人都不願意不贊成，不想伐顓臾。這其中有筆法。

孔子先說出顓臾的重要，又說是自己家裡，所以二人推託。

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：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。且爾言過矣，虎兕出於柙，龜玉

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？

「孔子曰：求，周任有言曰，」

孔子又說，單叫冉有，古時候有一位史官，名周任，他說了幾句言語，（此人是賢人）。這是對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」這句話而來。知之深則左右逢其源，不能遇事再查書，查出也未必會講。

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」

周任說什麼話？他說：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」出去做事，必得陳力，把自己力量計畫計畫，我辦得了？或辦不了？若辦得了，則量力去做事，須辦得了才去辦，列居職位。「不能者止」，辦不了就要停止，不去辦。若答應幹了，辦不了就得辭職。吾辦不了，不領薪水，只是不領不行，領來也捐出去。

「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？」

若「危而不持」，假若不如此，當領袖遭到危險，你無法維持，你對得起他嗎？為什麼不早早辭職？你在位就必須幫他，勸諫要他停止。

「顛而不扶」，讓危險破開了，平時領薪水，人有危險，若逃避危險的是小人。顛時必須要能扶起來，若不能扶，則「將焉用彼相矣」，那用你二個幫忙做什麼？你二人不是都「不欲行」嗎？台中同學必須學個，不學同流合污。

**「且爾言過矣，虎兇出於柙，龜玉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矣？」**

下文又說比喻，「且爾言過矣」，直接責備，你說不關你的事，你不必推託，例如在家養虎，用柙欄關住虎，而且必須有人看著，這是說動物。再說「龜玉毀於櫝中」占卜的龜玉藏在盒子中。虎兇出了柙了，龜玉在匣中被破壞，這是柙錯，櫝錯嗎？這就很難推託了。

**冉有曰：今夫顛與，固而近於費，今不取，後世必為子孫憂。**

「冉有曰：今夫顓臾，固而近於費，今不取，後世必為子孫憂。」

冉有說，現在顓臾與從前不同，國家整頓得堅固，接近費縣，費縣是魯家與季氏很重要的地方。西邊為魯君，若現在不伐，後來費地保存不住。我也為季氏打算，後來季氏的後人一軟弱，季氏家就危險了。

這就是危而先持，並不是不盡責。

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為之辭。

「孔子曰：求，君子疾夫，舍曰欲之，而必為之辭。」

孔子說，冉求你說的這一套理，可是君子對一樁事很以為病，你說這話很有毛病，「舍曰欲之」，明明你們想幹，捨開想幹的意思，另編一套言語。

丘也聞，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，蓋

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

「丘也聞有國有家者，」

「丘也」，丘音某，避諱。「聞」聽說，不是自己的意思。「有國有家者」，天子封諸侯的國，諸侯封大夫的家，不論國、家。

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」

「不患寡而患不均」，「寡」或是錯字，春秋繁露引孔子曰「不患貧而患不均」可做引證。「寡」作「貧」，下文「貧」作「寡」，現今依這個解釋。不憂患國家貧，一切缺乏也沒有關係，要憂什麼？怕一切不平等，政治上講求下一律平等。

但是政治有一定的階級，不是一律一樣，共黨當年就是引用這個。從前的井田制度便是均，八家各一田，共同種一塊公田。一切都不長久，都有變化，人口日

增，而且人事各有勤惰，收成不一，若不幹事也想平分，如何平等？從前大家都是百畝，讓之有餘，爭之不足，吃飽大家飽，吃不飽大家不飽，沒有鬥爭的事情。今日共黨統治，倒楣的是百姓，享受是他們。

「不患寡而患不安」，寡是人少土地少，為什麼不說「不患寡而患不和」？從前要飯的人，冬天住雞毛房，也暖和，要飯三年不願幹其他事，怕的是彼此分別，大家都不高興。安是內部，自己不和便不安，內部和就可以安。內部和了，還有外患也不能安，所以不說「不患寡而患不和」，內部和而鄰國來犯也不安，因為有分內外的緣故。

「蓋均無貧」，若平均，大家一樣，便無所謂貧。「和無寡」，人和，人多人少都不要緊，都能相安，為什麼呢？「安無傾」只要安穩，國家就能保存住。若內有苛政，外有外患，便不能安，並不是內部安容易，外部安難，其實只要內部和，上下一體就可以安。自己家裡上下一心，若上下不一心，打仗時槍往裡打，便是倒戈。若上下一心，寧死也保國，強國也能抵抗。為什麼敢死隊靈？不怕死就靈，還

有更厲害的，「怕不死」，拚命就是要找死，這就無敵了。一個國家懂得「親上事長」，肯一心拚命，什麼也能辦，內外安，國家就能保住。

**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則修文德以來之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**

孔子說這個有什麼用意？首先，季氏想伐顓臾，不伐又怕他強，費地保不住，什麼人會來拿費？

**「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」**

「夫如是」，照我說的法子，「故遠人不服」，遠人指顓臾以外的國家，不僅指顓臾，其他國家也想找費的麻煩。中庸說：「柔遠人也」，治理國家，辦外交要「近者悅，遠者來」，別國不但不來伐我，而且要厚往薄來，待人加厚，人即使待我薄，也要待他厚，講信修睦，不用干戈，用文化的方法招來。

**「則修文德以來之，」**

「則修文德以來之，既來之，則安之」國家自然就穩定了，這一安，內外通通都說到了。上來先說安內，再說柔遠安外。

**今由與求也，相夫子，遠人不服，而不能來也。邦分崩離析，而不能守也。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**

**「今由與求也，相夫子，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，」**

「今由與求也」孔子開出路來，已明明白白暢快的說出辦法後，再說他們二人。原來只責怪冉求，說完這一段，再合起來責備。今天你二人來這，你「相夫子」，你二人是幫季氏做事的人。先不說內部，你不是說怕外來侵犯保不住費嗎？「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」，你為季家做事，怕人來危害顛輿，就是危害費邑，那就是遠人，你們不與他連絡，這是與鄰邦沒有邦交，所以外人不來。不來的原因，就是因為你內部亂。

**「邦分崩離析，而不能守也，」**



孔子說這話很含蓄，魯君被三家把持，「邦分崩離析，而不能守也」，邦，指魯君的邦國。分，離心離德。崩，崩潰。人民不一心，散開不合作，離析，有事要聚合時，不聽調度，從前服役也都是百姓。邦家到這個地步，現在不必遠人來，便保守不住你自己了。

## 「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」

「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」，你想伐顓臾，可是他在你的邦裡當附庸，你既保存不了自己，又要動干戈伐自己。

你們聽了一定茫然，但是吾知道：近代中國內亂五十年，自己打自己，才打出日本來打中國。現今的韓、德、越、中，都一分為二，自己家合不起來，如何抵抗外人？這都是侵略者的政策，我們不覺醒，他不使你統一，統一後他就不能控制了。

**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，而在蕭牆之內也。**

## 「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，」

下文就說出有問題了。季氏伐顓臾，不在這小國家，他有私心。孔子原想墮三都，收三家的權，使權歸於魯君，三家都不高興。顓臾若治得好，而且聽魯侯的命令，費在中間，顓臾在東，魯君在西，如此便可滅季氏。所以季氏伐顓臾就是在抵抗魯君，滅去魯君的一臂之助，他便安穩，不為後世子孫憂了。

## 「而在蕭牆之內也。」

「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，而在蕭牆之內也」。先講蕭牆，論語八佾篇說：「邦君樹塞門」，國君的屏風在外，諸侯的屏風在內，大夫為簾，士為幔，君屏於外者為牆。京戲中的屏風，表示人到這裡要端肅敬事。蕭，肅敬也，走到蕭牆這裡，想見國君一面，一切都必須收斂。季氏旅於泰山，以天子禮樂祭太廟，這當然也是僭越。

但是這裡有二種說法，蕭牆一說是魯君，一說指季氏家，都有道理。蕭牆指季

氏，如陽貨就是季氏的家臣，與季氏家也不合，陽貨找季氏的麻煩，所以別說要伐顓臾，自己家就保不住了，後來陽貨果真囚禁季桓子。另一說蕭牆指魯君，這時候孔子計畫墮三都。究竟指什麼，不得而知，但這二條說法都有道理。

你自己的家邦不能保守，你再伐顓臾，同室操戈，我怕季孫憂患不在顓臾身上，怕季孫自己家裡就保存不住了。

另有一說，我怕季孫的憂慮不在顓臾，而在魯君，季氏心在魯君身上。

我們也是如此，家庭若保不住，便不能在社會上立足。

### 論語研習班第二學年開學講話

真正學問，一體萬用。

一者，有二種真學問，一是世間法，一是出世法，出世法解決生死，吾講論

語，幫助大家學佛，不學佛也必須先做人。

再者，自古以來都有門戶之見，不同道便互相毀謗，同道即使不加毀謗，也會輕視，全在自己的眼力和選擇。

三者，看了之後必須實行，否則是空話，佛的戒，孔子的道都要實行。孔子的道是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，子貢說：「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孔子的道重要在「性與天道」，但是自古以來幾人懂？誰守這個道？連「夫子之文章」也不懂。或許有人自以為學了夫子的文章，其實所學都不是夫子的文章，只是唐宋八大家的辭藻而已。對於修道只有萬分之一的幫助而已。會念書的人，經史子集都有用，不會用的人，學文章只會生增上慢而已。

論語的注解太繁了，書只是讓你參考而已，多讀徒亂人心。經典的本文好，即使沒有注解也好。

【十六·二】

孔子曰：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。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。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。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，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（678）

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，道是什麼？讀儒家書，經史子集必須全看。

這章經文說的是周朝時代，今日之下沒有天子，講禮樂、征伐有什麼用？

周朝是封建制度，古代推舉一位能人出來當領袖，三皇時代父子相繼，到了堯禪讓給舜，天下為公，正是禮運篇大同章的境界。後儒說禮運篇不是孔子說的，是老子之言，這是門戶之見，器量太小，不足以讀書。堯讓舜，舜讓禹，退位讓國，有唐虞二代。唐虞之後，除了湯、武真正為救民外，其餘的都是在享受，天道好還，所以沒有一個好結果。若拼命得來算是好的話，大概多是篡位，當賊盜得來

的，都是以下犯上，如何能好？

## 「孔子曰：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。」

周武王伐紂，革命得來，封建諸侯，政治則有中央政府。平時以禮樂教百姓，上學校，因為是人都有情思，喜怒都有聲音，不得其平則鳴，恐怕人不懂音樂，所以配上詞。所以鄉下農人唱歌，鳥也唱歌。在外頭必須有禮，樂有節奏，禮有節度，發而皆中節，天下就太平。先感化自己國內的人，對外國人要柔遠人，夷狄也要去感化。先以身作則，做樣子給人看，再不聽，才去征伐，他如果改就算事情辦完了。

什麼人來辦禮樂征伐？有道德的君主。怎麼稱做天子？天子要替天行道，天派來的，所以天子難當。若不替天行道，便是賊寇了。天子要有道德，再來又要有爵位，纔能制訂禮樂，「有德無位，有位無德」都不可以作禮樂。孔子雖然能治禮樂，但是後人稱為「素王」，所以孔子作春秋，孔子說，知我者，罪我者，都在春

秋。

今日之下那一個人是天子？今日都以錢競選，是買來的。今日有征伐嗎？伐是伐無道，今人都是征伐老實，征伐有道，分裂人的國家，兩個德國、兩個韓國、兩個中國、兩個越南等，這都不是人家願意的。今日也沒有禮樂，唱熱門、黃色音樂，誨淫誨盜，中央機關的報紙也登裸女，外國允許如此，中國不允許如此。禮是事該如何辦、非禮勿動等等，不只是打恭作揖而已。

「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，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。」

從前都能辦禮樂征伐，百姓過得好。若天子失權，禮樂征伐出自諸侯，各自為政，各國隨便出主意，都不一樣，也無所謂「書同文，車同輪」了。從前有方言，內地最糟的是江蘇省，三五里語言便不通，但是一寫字大家都懂，今日改成白話，吾也看不懂，今天是有道還是無道？

天下無道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，「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」，這諸侯縱使辦得好，不過十世就完了，自己不能支持下去。孔子說這話是周朝那時候，以魯國諸侯為主體，原來是周天子作主，平王東遷後，諸侯便統制不住了。

### 「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。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」

諸侯以下還有大夫，諸侯不聽天子，大夫也不聽諸侯，最多五輩子便失去封地。這時的大夫指三家。大夫如今日的局長，今世不就是局長為政嗎？如今有這一個市的局長和那一個市的局長結為姊妹者，這是大無道。兩市局長撇開市長而連絡，已經不對了，又結為姊妹，而不是兄弟；名不正，言不順，天下大亂。

大夫也必須用人，那是陪臣，不能說禮樂征伐，陪臣執國家的命令，最多三輩子。這是指陽虎，這就是論語所說的，其為人孝弟，則不好犯上，不好犯上，則不好作亂。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！」以孝治天下，關係很大。

這個說法是那時候的實在事情。



孔子說這個有什麼用？佛、孔子都說因果，後儒只因門戶之見而不肯說因果，只說天道好還，其實就是因果，二五便是一十。儒者對於天道好還半信半疑，其實就是對於孔子之學不曾懂過。吾講中國歷史，一直到中華民國，千篇一律就是因果二字。現今中華民國若要辦什麼事，到機關去找首長，也是枉然！

**「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，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」**

「天下有道，政不在大夫，天下有道，庶人不議」，庶人處士橫議，「橫議」，老百姓不在其位不謀其政，不該議者而議。擊壤歌說：「帝力何有於我哉！」堯舜對我有何功德，其實那時才是真正的天下太平。天生萬物，天何言哉？天生萬物，何嘗有動作、聲音？所以比堯如天。這些言語必需自己悟，大文豪能懂這個嗎？

周武王革命後，成王還小，周公接著辦，就是大夫掌政，所以管叔、蔡叔不服。周公將成王教好後，還政給他，到周幽王寵愛褒姒，而亡了西周。平王若不遷

都，就另當別論，平王東遷時，鄭莊公立了大功勞，但是鄭也有大罪，左傳說：「鄭伯克段於鄆」，鄭莊公對自己家人兄弟尚且如此。一般人看不出來。

王東遷時，魯君是魯惠公。東周為平王開始，起初諸侯還擁護周天子。魯國有「惠公」時，娶了賈夫人，帶有媵，是賈夫人的姊妹。賈夫人無子，她妹妹生了兒子，便是隱公，春秋從此開始。後來隱公的生母死了，國君的正夫人若沒有生子嗣，必須再與他國訂娶，不可由妾代替，但是魯國為什麼能夠這麼做呢？妾上來後，賈夫人又生一位兒子。魯惠公死後，隱公不肯幹，只是勉強代理，等他的弟弟長大。孔子著春秋，就從隱公開頭，這是春秋筆法，因為隱公退位讓國，是一位賢君。所以孔子說：「吾其為東周乎」到了孟子時，諸侯都稱王，就不行這套了。

諸位在此求學辦事，處處為公，必有好處，否則唯有害自己而已。有人想在魯國抓權，於是勸隱公除去弟弟，正式當魯君，隱公不以為然，認為弟弟已長大，準備讓位給弟弟，自己遷居外面。這個人一聽，真果如此，自己將來不利，反過來勸桓公殺隱公。果然把隱公刺殺了。

因果報應來了，魯桓公的夫人齊姜是齊君的女兒，齊姜在家就和兄長襄公通姦。回娘家時，桓公也一起去齊國，有人勸諫，桓公不聽，被彭生勒死，這是因果報應。後來彭生被殺，變成豬，又是因果報應。

後來的三家孟仲季，就是桓公後代，稱為三桓，僭越周天子的禮樂。三家中的季氏後來又被陽虎把權，一代代倒楣下去，糟不可言。

一部二十四史，直到今日，都是因果報應。如今高大鵬寫〈經是中國人的身分證〉文章，所寫的是民國初年發生的事情，吾親眼所見，絲毫不假。

### 【十六·三】

孔子曰：祿之去公室，五世矣。政逮於大夫，四世矣。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。（681）

「孔子曰：祿之去公室，五世矣。政逮於大夫，四世矣。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。」

祿，做官。春秋時代，公家諸侯做不了主，至今已經五世了。政治到大夫身上，已經四輩子了。所以三桓到此為止，不久了，要微弱了，因為都是以暴易暴。

這兩章都說「孔子曰」，筆解李氏說，令三桓見『孔子曰』而懼，但是這個說法不甚圓滿，因為陽虎尚且不畏懼孔子，何況三桓？可以有此一說。也可以闕疑。

【十六·四】

子曰：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損矣。（682）

人在社會上是人群社會，不離朋友。父子、兄弟是天然而成的天倫，無法選

擇。夫婦是半天倫，不是天然，有了共同的子女後，就成了天然的天倫。所以中國自古對於夫婦分離看做大事，今日隨便分離，兒子也隨便與人，天下無道久矣。

「子曰：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，益矣。」

對於交朋友，有益者三，有損的也是三。有益的朋友：

(一) 正直，雖然不是全才萬德，只要有一技之長，便可以了。這個人心中不勾勾道道，正直無私，害不了你，但是你自己也必須正直，不然人不會來與你結交。

(二) 諒，一切事能寬恕，不苛刻要求。有人說是信，但是前面的「直」，直者必信，所以採諒為「恕」來訓詁。

(三) 多見多聞，多聞者能通達，若多聞而執著的人，愈執著更害事，便無法辦了，所以執著者不能稱做多聞。這裡的多聞不是「多聞而執著」的人。這三者對

於我們有幫助。

「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損矣。」

損者也是三種。

便或念ㄅㄧㄢˋ或念ㄅㄧㄢˊ；辟或念ㄅㄧˋ，避的意思，或念ㄅㄧˊ，許多注解主張這個說法。

(一) 便辟，會說話，言語巧妙，絕不得罪人，這種人善於順承，例如三國時，諸葛亮的朋友司馬德操，他對於任何事都稱好，他的妻子不以為然，罵他，他也稱好，人稱好好先生。但是沒人說他的壞話，因為司馬德操的行為很正直。反觀五代的馮道，經歷數個朝代，人人罵他。但是不可小看馮道，不可隨便罵他。因為五代相互爭奪，沒有一個是明君，唯有後唐明宗李嗣源還可以。馮道出來是為人民講話，並不是為國君，如以「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；誰知盤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。」等憫農詩勸國君，處處為民，自己寧可落個汗名而已。由此可知盡信書不如

無書，總要自己作主。

(二) 善柔，令色也。

(三) 便佞，無理辯三分的人。

這三種人不得朋友的正義。

### 〔十六·五〕

孔子曰：益者三樂，損者三樂。樂節禮樂，樂道人之善，樂多賢友，益矣。樂驕樂，樂佚遊，樂宴樂，損矣。(684)

一圈是一章，一章一件事，不必管其他，讀書必須先懂章句。論語不是一人一時所記載，所以麻煩，其中有講不通處，漢儒是規規矩矩，到了宋儒便妄改經文，佛家也受這種風氣的影響。而且漢宋兩派互相攻擊，能懂文理的人已經不錯了，懂

道的人更渺茫，孔子注重道，所謂「志於道」、「道不遠人」，文理已經亂了，何況是道？吾採各注解的其中一條，他們注解的爭執，徒亂人意而已，這一點必須知道。

如上一章所講的「益者三友」，和這章的「益者三樂」，像是和前文為一章，其實不是一章，而是編者歸類在一起。上章的「損」指人，人在社會，必須有朋友，有人就不得被傳染，這有大關係，這就有損有益了，所以交友必須選擇。你想做好人，但環境使你幹不下去，例如我們每週見面的朋友，雖是益友，但是大家在外頭的時間多，而且吾所說的你們有沒有聽進去呢？成人，只有自己能成人，別人治不了，若自己不成器，即使是聖人、佛的兒子，佛也治不了。

### 「孔子曰：益者三樂，損者三樂。」

這一章是就事情上講。社會上雖然有各種習染，但是重要在自己，習染好便好，不好也在自己，自己以為得便宜，後來其實是倒楣。所以吾勸你們看歷史，開



國帝王好，第二代就不行了，大皇帝都保不了，何況我們辦任何的好事？

這是在社會上去做事，以此為樂，不好樂為什麼要幹？以賭博而論，俗話說：「十賭九輸」，賭博贏錢置家業者少，贏不義之財，輸了便倒楣，來的不好，去的也不好，從何處來，從何處走。但是賭徒仍要幹，賭死也甘心高興。有的賭迷，死也要賭，其餘的事可以類推。

「益者三樂」，對於人有益、有好處的有三條事，「損者三樂」對人有損害的也有三條樂事，可是自己也高興者去幹。

先說三條願意幹，與自己有好處的事。

## 「樂節禮樂，」

「樂節禮樂」，講禮樂，有什麼喜歡處？你們都喜歡，在你本性中便有這個。例如人都喜歡咚咚鏘鏘的唱一兩句，禽獸也是如此，狗叫馬鳴就是唱歌。有心事，散悶氣，音樂便是七情發表的聲音，人人都有，只是不會選擇。音樂是情感，聖人

作樂，為調整人的情感往好處走。樂自古都好，如孔子說的「鄭聲淫」也好，只是音調不好而已，歌詞也有規勸的意思，與今日不同。今日有純文學，純音樂，想做賊就唱賊歌，這是純壞的情感。離開蓮社到外頭，吾講這種事，人們不肯聽，懂得佛法講這個才不會侮辱聖人。

禮，你們也懂什麼是禮，例如有人無故打你耳光，你會快樂高興嗎？如果知道自己不高興，你便是懂禮的人，所謂：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你不願接受的，他人也不願意受，這就是「禮尚往來」。同街的狗比較親近和善，會欺負外來的狗，群而攻之，自然有遠近厚薄。這個與學佛者說容易懂，與書呆子講他聽不進去。節是有一定的限度，禮樂都有一定的限度，「恭而無禮則勞」，禮樂不能讓雙方勞苦，必須有節度，節度到了，就必須節制停住。樂節禮樂，日久天長在禮樂，彼此恭敬，這是人生最快樂的事。這是一條有益的樂事。

「樂道人之善，」

其次「樂道人之善」，道有的版本作「導」，這裡不當「道」講（說也），而是當「引導」講。自己幹好事，也引導其他人往禮樂走。你們若能依「常禮舉要」實行，在外就少受些譏刺。若自己不會而引導人，自己不正，怎麼能導正人？能以禮樂引導人，又是一件樂事。如蘧伯玉恥獨為君子，環境都壞，你自己好，沒有這個理，你也不會好。若自己真好，你的朋友也受影響有變化，他不好就是你不好，所以說：「觀友而知人」。參禪必須悟，讀論語也必須悟，如今外頭的飲食吃了中毒，勸人不用味精，人們不聽。若引導環境周遭的人都去做好人，這是第二樂處。

## 「樂多賢友，」

第三「樂多賢友」，在社會上不能離開朋友，朋友愈多愈好，但是必須賢友。這一句與上句不同，若上句解釋為「道」（說也）便與此句一樣。

## 「益矣。」

「益矣」，在社會走這一條路，對於你便有好處。佛說因果自找，孔子作的易

經繫辭說：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等，不就是因果嗎？

後人因宋儒的原故，不敢談因果，所以注解不可盡信。懂佛學再講就有另一種說法，但必須看在何處說，不可對牛彈琴。

下頭再說不好的事，不能幹，損他其實也是損己，雙方倒楣，「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」，方便兩方面，倒楣也兩方面。

## 「樂驕樂，」

「樂驕樂」，上一個樂指學者，下一個樂指驕。驕是樂事，以驕為高興。這「驕」人人有，佛家講的慢，以為自己比人高，富與貴，及有學問的人，或是有錢人見沒錢人，便驕傲，因為他不如我。做大官看不起做小官，若做小官一心為百姓便是君子，大官害百姓就是小人。再者，若學問長道德退，像今日雜亂無章以此對人驕傲，那是大毛病，今人說「值得驕傲」便不行，這就是小人。書說的：「富而無驕」，他沒有念過，而對人驕傲以此為樂。左傳說：「君子不欲多上人」，這是

一條不好的樂事，對自己有損害。

## 「樂佚遊，」

其次「樂佚遊」，佚遊包括很廣，不論居家處事，沒有次序就不行，飲食起居，必皆須按鐘點，一個人生活也必須畫出功課表，使作息有次序。念佛求一心，身亂而心不亂那是沒有的事。都是先心亂了，然後身亂。佚，出入沒有固定時間，像是在位者打獵，若不按時間也不行。再者出必告，反必面，吾現在九十多歲了，要出門必須交待，人家才知道吾的去處。

## 「樂宴樂，」

再者「樂宴樂」，好宴樂，大家聚會。左傳記載，齊君要陳完陪著喝酒到深夜，陳完拒絕說：「臣卜其晝，未卜其夜，不敢。君子曰：『酒以成禮，不繼以淫，義也；以君成禮，弗納於淫，仁也。』」朱柏廬家訓也說：「宴客切勿流連」，朋友宴會，不可留戀，半夜喝酒是不對的。

「損矣。」

犯這三條，「損矣」，損自己的身心。這與自己的修身有關，平天下以修身為本，所以與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都有關係。

【十六·六】

孔子曰：侍於君子有三愆。言未及之而言，謂之躁。言及之而不言，謂之隱。未見顏色而言，謂之瞽。（686）

這一章，同學必須聽明白，你們學佛，應知中國人學佛比印度人高，因為孔聖人鋪路的原故。佛有五乘說法，人天為基礎，你們聽論語就拿聽經的心來聽。

「孔子曰：侍於君子有三愆，」

「侍於君子有三愆」，年少者侍候年長長輩，不簡單，要博我以文，約之以禮，就在禮上入手。禮是平常日用生活的範圍，如違警罰法一般。侍奉君子與侍奉普通人不同。君子指有位或有德，兩者兼有者都是君子。這一章的君子，也可以指對方來說。君子不管對方，只管自己。不管君子或是小人，全在我如何行，不管對方身分。

事奉一般人有這三種過失，侍奉君子更是過失，並不是君子不好。這必須念熟，遇事不用查書，活的書就在跟前，一看便明白。所以中國自古上學先念「口而誦，心而惟」，心研究，口須念熟。從前考試，能帶多少書？佛家也是如此，在家入首重五戒，記住的已不多了，若比丘要受二百五十戒，連二十五戒也講不上來，如何受？所以受戒後，要半月誦，怕忘了。受戒者集合起來誦戒，戒能熟誦才守得住。

今日都是虛有表面，爾虞我詐，彼此哄騙，能得什麼成績？修淨往生，最保險，但是要如何能往生呢？

## 「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，」

「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」，如集會時，主席或主人若與你說話，你才可以說。若在座是你的晚輩，可隨意些，若是長輩，不論何人，沒有同你說話，你不問自說，便是心浮氣躁。

## 「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，」

「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」，不論長輩晚輩若與你說，卻吞吞吐吐，就是慢，傲慢得罪人，便是過錯。凡是有吾在場時，同學的一舉一動，吾皆留心。吾講經、講書，聽的人很多，有生人、熟人，吾都知道，「你心中有他，他心中才有你」你看他是路人，他心中就沒有你。如果你都看不起人，人為什麼要來親近你？以後有聚會要學一舉一動都合禮，吾都會留意，大家希聖希賢，成佛都比吾高，吾也高興。

## 「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。」



「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」，與人說話，不對著對方的臉面而說，等於是瞎子。如孟子說：「（齊襄）王顧左右而言他」，衛靈公與孔子說話，衛靈公「言鵠之將至」，孔子遂行，孔子便離開衛國。送客到門口，就不要再說話了，更不可眼不看著對方，這都是大過錯。

這三條必須記住，不僅對君子，對一切人都必須如此。

### 〔十六·七〕

孔子曰：君子有三戒。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。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。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

(687)

「孔子曰：君子有三戒，」

這也是修身法，若說「小人有三戒」，那是廢話！小人有什麼戒？小人甘為小人，還有什麼戒？有戒就不是小人，小人便無戒。這裡就必須講君子。誰是今日的善知識？有戒者為君子，無戒者為小人，你們自己去想想。

只要是自愛的人，愛自己的身體，所謂「自天子以至庶人，皆以修身為本」，人有三期，少、壯、老三時，曲禮對此三期，有說那時候是少、是壯、是老，都有界限。醫書說「老而無子」、「老而有子」，有人講不通，連老年人也不知道如何講才能通。

### 「少之時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，」

「少之時，血氣未定」，少時，指身體。所以說：「氣血」，易經說陰陽之道就是氣血，氣是陽，血是陰。「精氣為物」，精是陰，氣是血。不懂易經、禮記，不能講內經，不懂二十四節氣不能紮針。少時血氣還未飽滿，未充足的時候，稱為「未定」。男女的戀愛，從前男子三十而婚，女子二十而婚，未到年齡而婚，有損

身體，都早亡，活不了大年紀。所以要「戒之在色」，戒色，大家要小心。

## 「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，」

「及其壯也」，三十曰壯，氣血充足了，如此不是最好嗎？一年四季，夏曆四季自東方開始，日出也在東方，所以孔子說：「行夏之時」。四、五、六月，最壯的時候，但是從夏至之後，太陽直射赤道，這時便即將回歸。到了夏季還沒完，過了夏至為小暑、大暑，到七月立秋以後，百草都不再發展，到時候結子。植物結子便不生長，小動物一交合就死，因為到了飽和點。所以年壯以後，就走下坡路，所謂「好花看到半開時」，做事就在這個時候，過了這時時便不能再做事了。孔子說：「四十、五十而無聞焉，亦不足觀也矣。」，如廉頗，黃忠不服老者很少。

此刻壯年時候，自然好勇鬥狠，因為生理的關係。君子知道控制，在好的時候想想不好就在眼前，所以要「戒之在鬥」。若是打仗，不論老少，執行任務，都必須賣命，這是指平時的私生活。

## 「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」

「及其老也」，七十為老，內經云，男子六十四以後，漸至老境，所以人生七十古來稀。血氣既衰，人什麼時候變白頭髮呢？五十曰艾，陽氣沖不上，髮為人全身陽氣的總匯。

老了血氣既衰，「戒之在得」，得，貪求也。這一句吾不大會講，勉強作「貪求」講。少年好色，壯年好鬥，老年好得，不論什麼事，得是貪求，得與不得不論，不要去貪求。老來便要退休，凡事交代年輕人去辦，老人有心也不行，第二天就不保險。吾在台中辦事，有吾的辦法，例如接受你的錢，吾一手接錢，一手便交給人，所有的錢財，吾不抓在手裏，平時都已經交待，否則到時拿不出來，吾不會作文章。若是你們處理的辦法，不可與吾相同。

孔子曰：君子有三畏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聖人之言。（689）

今日為你們講經，字字都講，中國文學也是如此，文理不懂，便不能辨別人說的是或非。注解很多，你們看了更不會進步。學儒與學佛相同，必求開悟。若於一節書悟了，對於此節書便可不忘。懂文理，就容易記。世間書中若名相很複雜的，能以佛經的科判分析，便可以不忘。

念的時候，要句讀分明，四聲清楚，抑揚頓挫，將其中的神情態度，都表現出來故。從誦讀的聲音，就可以知道他懂不懂。所以文經王沔（宋朝齊州人，每在天子前讀參加進士考試的人所作的辭賦，因誦讀音調明暢，經讀過的人多高中進士）一宣，多得登第。

「孔子曰：君子有三畏，」

君子有三畏，為什麼以下「畏天命」等，再用三個畏字？下文的句讀若再用

此，雖然詳明但不簡要，文章必須通順暢達，而且簡要，不可囉嗦。論語是子游、子夏的門徒所編的，經文的章法不可不知。最後二條「狎大人，侮聖人之言」更簡要，不說「不知」，也不說「不畏」，而且「小人不知」四字，在前文就沒有。

天命與大人與聖人之言，这三條有什麼關係？為什麼合在一起？漢以後的注解，沒有講到這一點。吾因為學佛的原故，學過佛經注解的文理，再來看世間書，才知道是一樣。講解可以照著佛經的文理講，若筆寫出來就不可以。本來應該寫出來，知道其中所用的方法，才可以懂。華嚴八十卷，首句直到末句，都是一線穿成。

段落，要依科判的辦法講。宋朝以後的人不懂，以前的人懂，後人自作聰明，看不起前人，出新花樣，所以不懂。全在慢心上，易經說：「謙受益，滿招損」。

君子，指在位及求過學的人，都包括在內。世間的事，孔子處處講謹言慎行，堯舜治天下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冬天可履走在冰上，立春時冰薄，要持一根長竿行走在冰上，一聞響聲，便可以撐住身體，這種事不經過不知。君子有三條恐懼

的事，不是指畏敬，因畏與敬不同，如中庸云：「恐懼乎其所不聞」。什麼事恐懼呢？畏天命是第一條，其次是畏大人，第三畏聖人之言。漢儒注出天命等名詞，沒有說出其中的意義，宋儒注出微言大義，反而把本義注跑了，讓人更不明白。

## 「畏天命，」

天命，易經說：「作善降祥，作不善降殃」，指人而說。又說：「積善之家必  
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  
有餘殃」，在善的上頭，增加累積，這與作善不同。下句的「餘」字與上句「積」字對應來的，這善惡吉凶就是因果。因果是誰呢？就是天命。天有二種解釋，宋儒講微言，不講因果，孔子說有鬼神而宋儒不敢說沒有。天命另一說法是自然、天然。再一說，天有主宰，所以古人有說「造物者」，但是這與耶教的造物者不同，所謂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」，賞善罰惡，天有主權人都怕。若說因果，或說沒有一個賞罰者，人都不怕。古人所說，有他的用意，但是「天道好還」，歷史都有記載。

## 「畏大人，」

大人指在位者，對天命必須恐懼，不可違背，對大人也不可違背，必須有恐懼的心。聖人之言，也要畏之，不敢違背。對在位者何必須要恐懼？注解以為有權威，得罪便得禍，這種說法不圓滿。有注解說大人指有位有德，這個說法比較周全。至於對有權威的大人，自然就令人畏懼，孔子就不必再提畏戒了。

## 「畏聖人之言。」

聖人無位，聖人的言語，又何必需要恐懼？聽也不賞，不聽也不治你，何必需要懂呢？例如陽貨畏懼孔子的言語嗎？三者如何連起來？

## 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」

「小人不知天命」，小人沒有道德學問，不論是在位或不在位，對天命不懂得，所以不恐懼，因為不知所以無知無識。小人對於大人、聖人之言知道嗎？既然



不知天命，所以其餘二者也不知。人不可以不知天命，「不知天命無以為君子，」君子才懂得三畏。

## 「狎大人，」

「狎大人」，小人對在位者的態度，既然不懂天命，懂天命是第一學問，若懂得天命，那其餘的一切學問便都懂得了。一切學問，不外「博之以文，約之以禮」，禮很重要，所以吾在台中加上《常禮舉要》。狎，一切不在乎，無禮貌，很親密，所以對總統不能隨便。

## 「侮聖人之言。」

「侮聖人之言」侮，侮慢，看不起，以為所說是廢話，用不著。

這三樁事能連起來說者很少。子貢所問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」只說二條，彼此都有關係。

大人及聖人之言都從畏天命來，古代稱在位者為「天子」天老爺之子，替天行道。天子詔書說：「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」、「欽命」、接受詔書要「謝恩」，因為皇帝是天給他的地位，要他來賞善罰惡。因為他從前做過相當的好事，今天成熟，叫他來幹。世間無聖人，是我們無福氣。中國古來，多聖人，例如天將以孔子為木鐸。眾生有福則出聖人來教化，聖人一言而為萬世法，不聽聖人之言，甚至取消，就是侮，打倒孔家店便是侮聖人之言。

王安石說：「天命不足畏」，韓非、商鞅都是荀子弟子，李斯也是荀子弟子，他奏請秦始皇焚書，這都是門戶之見。宋、明、清篡改經典，國家都亡了，這是由荀子開端。自古文人相輕，有門戶之見，例如揚雄不是好人，只因為他的文章好，所以後人稱頌他，這都是門戶之見。凡是國家出侮聖人之言的人，國家便亡，都是第二代就完了，而且不得好死。

說性，說得對的除了佛家之外，還找不出一人。除了佛經便是孔子，孔子說性相近，沒說性本善，也沒說性本惡。子貢尚且不懂，孟子說「性善」雖然與孔子

「性相近」差不多，但是也不對。獨獨荀子一人說「性惡」，很難自圓其說，他說「行善，皆偽也」，這句話害死人。有這奇怪的看法，因此教出三個壞弟子。

這一節書以天命為主，不知天命，無以為君子，小人因為不知天命，所以不畏。中國講五倫，對於元首也不畏敬。對聖人的話更不聽，以為廢話，以為聽聖人的話，是自找倒楣，不必作官發財了。

今日的西坡就像韓非、李斯、王安石之流，天命不足畏也，所以敢改經，罵盡祖師。朱子也是跟這種人同流，改大學，首開改經的端倪。

### 【十六·九】

孔子曰：生而知之者，上也。學而知之者，次也。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。困而不學，民斯為下矣。（692）

書講不通，就說是錯簡，難道錯簡這麼多嗎？若分兩章講，還不出錯；若合為一章講便錯。

孔子說，人的等次，分三等，三等以下就沒有人了嗎？三等以下有其事便有其理，就有這種人，所以說：「困而不學，民斯為下矣」。佛家有九品，上分上中下，中、下也是如此。

這章三條都是上品。文中有「又」其次的意思，「又」字必須致意用心。

「孔子曰：生而知之者，上也。」

這一章說的是學，人不學，不知義，不學而知者少，這一章專勸人求學，「生而知之者，上也。」生下以來便知道的人，有人說是指天命，不必如此講。生而知者是上等。

「學而知之者，次也。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。」

「學而知之者，次也。」一學就會的人，這是聰明的人。再來是「困而學之者，又其次也。」學入不進去，困在這裡仍然不退，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，我雖然愚，但是我不退，一直往下幹。既然知道了，便一律平等。坐火車、飛機、牛車，到臺北，不論那天到，都是到。

## 「困而不學，民斯為下矣。」

就怕「困而不學」，特別把「困」字照應，前二句文裡都加不上。「困而不學，民斯下矣」，為什麼不說：「王斯下矣」？因為凡是帝王，不論多壞，都必須念書，有老人逼他要學。天子以至庶人，百姓庶人自由，愛學不學沒人逼，若庶人困而不學，這種民是下等人。

你們天天求學，學時雖然受到困難，也不是下等人，否則就像鸚鵡能言，不離飛鳥，猩猩能言，不離禽獸，不夠人格。

【十六·十】

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，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(693)



吾雖然忙，但必得要講，否則對不起大家。若所講如注解一樣，那你們自己看注子便可以了。吾講的與注子一樣，也有不一樣，偶而有新發明，再採取合理的注解，因為不合理的注解居多，注得曲曲折折，多是炫耀自己的學問而已，所以吾不採取。縱使是吾採的古注，有未盡之意，吾變化文法來說說，其中都有吾的心血。因為注經必須先懂爾雅、說文，懂得訓詁，便知道其中的含義就有不同，如「未之有也」，換地方就都不同了。講東西的方法都不如佛學的唯一識學，你們看不進去，大佛學家也不懂，全在日久天長的薰陶。吾講的你們入不進去，自己受害，吾一律

平等，接受不接受全在你，縱使接受了但心不改變，也得不到好處。

此章的注子都看不明白，今依唯識法說，但是一般有門戶之見的人，如同把一個梨切為二，一半儒，一半佛，得到儒的部分便以為好，得到佛的部分就以為不可，有這個道理嗎？

此章吾有講表，一看表就會講。先說這段的組織法，這段九句分四段，這一章是「動作次第」。孔子的用意，人一辦事就有對方，先知如何辦，再如何辦，依次第而來，顛倒就不行。首先是「對境」，辦事有對象，如何知道有對象？眼看耳聽都是對外，這是第一步。儒佛都是如此，佛家講六根，以眼耳為首，「視」以眼看，「聽」以耳聽，一律對外。有外邊的境界，就必須表現你的態度，說話眼不看人、聽不明白，便出誤會，這樣能辦事嗎？聽了之後要如何？往後你們念熟「常禮舉要」，便知約之以禮，例如人家辦喪事，而弔者大悅，合理嗎？

接下來對待人，要注意「色」，臉上青黃赤白黑，羞恥則臉色紅，發怒則臉色發青，病、不高興則臉色變白，不愉快則臉是黑的。「色」與「貌」不同，貌是容

貌，色是顏色。不論有聲音與否，例如先是笑容滿面，臉一板又不同了。所以對外再來要省察自己的容貌，看看自己對待人是什麼態度。

再來就要辦事，言與行。若外境對象不看清楚，自己的表態也沒有顯現不出來，怎麼辦事？所以再來是出動言語、實行辦事。言語、辦事，辦事便是行。

最後有三條，又是另一類，這一類是吾的新發明，但也並非新發明，只是照著這樣分，這一類就是貪瞋癡。一寫這三個字，有人就以為是異端了，難道儒家沒有貪瞋癡嗎？

## 「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，」

「君子有九思」，君子指求學的人，不求學者不論有無學問，不能稱君子，你們今日要學為君子，因為你們是來求學的原故。自年輕到老都得求學，孔子說過，死而後已，臺灣諺語也說：活到老，學到老。有弟子問：何時可以不上學？孔子指著墳墓，意思是死了才可不學。學與不學一迷一悟，悟則處處都通，迷則處處障



礙。

求學君子必得有條件，有九個條件，而注重「思」。「思」字，六書通云，念也。思念，再考慮。又擇理為思，經過前面的念慮，再精確選擇那一項合理。再依佛家的說法，你們必須懂百法明門，一切法合起來為百法，「明門」有明才能開。門，入門，否則屋裡黑漆漆看不見。一百個法就是「明」字，明白了。百法之中有一個五俱意識，五者同時起，但一個是一個。日本國的法律，就是源生於佛學。現今的法律也是學這個，如刑法犯罪，必須具五個條件，先須作意，有意幹此事。其次有計畫，再著手，有動作。其中還分已遂、未遂，最後產生結果。經過這些條件犯的罪才成立，這是出自百法明門。百法的五遍行有「觸，作意，受，想，思」，一感觸，意念動，接受外頭狀況。一感受就會想，計畫想了之後才是思。有事才有思，儒家所說的考慮、選擇，思都有。君子有九條事情，必須用這「思」字。求學時先博學之，先學，第二步審問之，學了怕有聽不明的地方，所以要問明白慎思之，考慮了。再明辨之，篤行之，依著辦事，何錯之有？佛家講聞思修，上來必得

聞，其次思，思不是打妄想，依百法解釋，思後才修。你們「未之思也」，不思那所修的是什麼？修的工夫不到，那成什麼功？所以聽懂一句，按一句做就成功。

### 「視思明，聽思聰，」

下頭說九條，三種動態，一種結果。思是能，往外看等等便是所。「視思明」看明白嗎？所以說「明眼人」，往外看必須看明白，這是一種結果。「聽思聰」，聽很靈動，某人說話什麼意思，知個大概。如聽音樂，孔子擊磬，有一位荷簣的人聽聞後便說「有心哉！」有什麼心？打的鐘、敲的磬與彈的絲弦便不同，如何能聽出來？如廟中的單百零八鐘，以高低等音把情思表現出來，如擊磬一般。我們辦事，為人、為社會，要看不看錯，聽不聽錯，聽明白不容易。

### 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」

「色思溫」，有人說，某人喜怒不形於色，七情不表現出來，這不是一時可學，君子不以聲色教人。君子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對人的容貌該如何？「貌思

恭」，面對著對方或對一切人，容貌都必須恭敬，如今提倡見人笑，一見總統便笑，就是不恭敬。恭是面對對方一切表示恭敬，上對下可以有笑意，下對上不行，晚輩要「仰而聽之」，長輩要「俯而就之」，容貌必須思恭。

## 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」

再來是動作，「言思忠」忠，誠實，能做到就說，說真話，不能做到便不說。今人都說應酬語，往後你們必須學，朋友見面，作文都必須真實。士貴乎器識，不在乎文學，所以必須言思忠，這樣自然少說話。再者，要思想說的真心話辦得到嗎？所辦的對不對？如想去當小偷，不能說，不能說就不必幹。

「事思敬」，恭與敬不同，恭的底下為心，恭要出自於心，心中有恭，在外表現出來，誠於中則形於外。敬是辦某件事，一點不許辦錯、苟且，應辦十分而辦八分便不是恭敬、不認真，辦九分也不行，十分便辦十分，恰到好處，都為他辦到。如上課不準時，就是教學不敬。民為邦本，國者，從口從或，不一定什麼人在其

中，若言思恭，事思敬，何必須要員警？如漢代的文景之治，周朝的成康之治，囹圄監獄中一片荒草，沒有犯人。若家家荒草那便不行。

這以上都辦到之後，再加以考慮，如劉（霜橋）老師每逢講完經、講演後，便睡不著覺，為什麼？他思想他所說的如何，錯與不錯，因此睡不著，這是君子。

### 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」

以下是「防非」，事做完了，考慮所辦的對不對。「疑思問」，若心中有疑問仍然去辦，就錯了，這時應當思問。若以問人為羞恥，以顯自己的學問，冒充知道，如果不問，永遠愚癡。

「忿思難」，在社會辦事，有不高興，不能表現忿怒。一表現忿怒加在對方身上，他又再加回來，來回反覆便出亂子。皇疏注的比較好，雖然遇不合理的事加在你身上，也不以不合理的態度對待他。但是已經忿怒了，色、貌、視、聽、言語都會變，表現出來，對方便懷恨在心，後來狹路相逢，他必定以恨相對待，那時便有

患難。所以每一發忿時，想到後來有患難。想免去將來的患禍，就不要表現忿怒，如漢代的劉寬。讀書所為何事？讀聖人書，學聖人事，不是學文章、演說而已。

「見得思義」，有失有得，一切都是如此。物產、名利，一切一切都是得。見得的事，要考慮合不合乎義，合義便可接受，不應當得的就不能接受。

## 【十六·十一】

孔子曰：見善如不及，見不善如探湯。吾見其人矣，吾聞其語矣。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，吾聞其語矣，未見其人也。（698）

孔子教人做善，善惡在於自己，絕不在他人。例如淨土法門是自他二力，不只是彌陀的力量，接引在彌陀，為善為惡在自己。

「孔子曰：見善如不及，見不善如探湯。」

見思惑，見在前，「見善如不及」，見人有善，我不如他，要如何？必得與他看齊。如者，就是看我不如人，各有各的長處。

「見不善如探湯」，見不好的事，不必自己做，湯是熱的，「夏日飲水，冬日飲湯」，鍋裡的開水，一掀蓋子熱氣便受不了，見不好的事要如探湯不敢碰，趕快遠離一點。

「吾見其人矣，吾聞其語矣。」

但是這種事，「吾見其人矣，吾聞其語矣」，我見過這種人，也見過他說這種話。

「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，」

「隱居以求其志」，藏起來讀書，幹什麼？如陶淵明，諸葛亮等都隱居求著

志，等時候到了，把自己的志向求著施展出來。志在什麼？志於道，志於修、齊、治、平。若周圍都是小人，不能施展，就不出來，例如孔子就是如此。

要出來做事，「行義以達其道」，出來幹就是為行義，為達其道，目的是「在新民」。把能力施展出來，將所抱守的道，叫任何人都能得道，要大家都得好處，我才出來。

## 「吾聞其語矣，未見其人也。」

前一條與這條比較，難易如何？前一條先說「人」，這一條先說「語」。「吾聞其語矣」，前一條還容易，所以孔子說他曾見過這種人，也聽過這種話。至於這一條，「未見其人也」，沒見過這種人。

## 【十六·十二】

齊景公有馬千駟，死之日，民無德而稱焉。伯夷、叔齊，餓於首陽之下，民到於今稱之。其斯之謂與。

今日吾為你們講書，若隨意聽，不得利益，不論預習或複習都可以。看書不起疑不會進步，中國的學問，一看就能有所發明的人很少。看不懂還好，還可以往其中去研究，就怕自以為懂了，便看過去。你們沒有參過禪，讀書便吃虧，學禪學淨也不懂其中的原則。

淨土宗全在願字，無願，念到一心不亂也沒用，必須具備三項。不信，有什麼願？不願，誰能行？信願行三事是一種舉動，一種舉動有三分的力量，缺一種便不成功。日本真宗，東本願寺，西本願寺，注重願字，注重四十八願中的第十八願，這就壞了，疏忽信與行。如一把扇子有竹、紙等構成，若只說紙便不行，紙並不是就是扇子，條件不具備。

禪宗第一要緊是「疑」字，因為禪注重結果必須開悟，必須證，淨土宗不悟證



也可以。悟，從何而來？不疑不悟。願疑，將疑解破，不疑了才是悟，若不疑如何悟？今日研究佛學，學三天便看不起儒家，這與九思的「疑思問」有關。今日對西坡或許有疑惑，疑還可以，惑就不可以了，惑是迷惑，疑可以思問。往後吾講書，你們要先看，講完再溫習，吾以禪家、佛家的方法講，一字不錯過。

吾看經文也看注解，注對的吾採取，不對的吾也知道。注子中有十之七都不對，這與佛經不同的地方在那裡？

注解佛經與儒家書者不一樣，佛家注重後來的証果，所以不問禪淨密律，都求斷惑，不說空話。注疏大體不離斷惑的辦法，都注重後來得結果，如彌陀經的結果在「當生成就」，不能成就便白幹了。

儒家的注疏，東漢以後的各各注解，對經典人物沒有說壞的。唐以後這樣的注解就少了，但大體往證果上走。漢以前吾不敢說，後來儒家的注疏，都是走升官發財考狀元的路，孔子之道在這裡嗎？走世間的知識，所以器量淺薄，到南宋改經，人人敢動手。佛家的注子，不論好壞都往證道上走，沒有多大差別。若是孔子之

道，知道的有幾人？知而能去幹的又幾人？能照孔子之道去幹的則都去學佛，學佛才能真懂孔子之道。

這一章沒說是某人說的，究竟什麼人說？若孔子說，為什麼沒有「子曰」？考據吾不信，不信考據，吾就無法為你們說，但是吾也沒辦法，這是周朝時代的事情，須有考據。研究儒學，有訓詁學、考據學與義理學，宋儒講義理，講義理是注重微言大義，以微言大義說這章，注得太雜亂，但是有對的，也有不對的。他還不知訓詁，如何懂微言大義？吾講禮記，便選著講，因為其中的飲食起居都與今日不同。例如史記，樊噲來，項羽跪起，古代的坐法與現今的坐椅子不同。漢代度量衡與如今也大有差異，藥方講幾斤幾兩。所以有些考據又不可不知。往後你們不要呆板，疑思問，古書有錯簡是當然的事情，可以闕疑，宋儒卻為闕漏處補上，甚至移動經典，妄作聰明。

這章已經不知道是什麼人問的，只是舉出兩件事來說。人做事，不在有勢力、地位，在乎有道德，與人民、國家、社會有利益。佛家有上報四重恩，因為大家對

我們有恩，應該報答，如何報答？有能力錢財便以物質報答，否則以身體報答，辦公家的事。如早晨起來掃街，街道是公有地方，掃乾淨便對得起大家，也不必叫人知道實情。自己做為端正的人，可改一方的風氣，功德很大，這一章書大意如此。其中有的考據，吾不講。

### 「齊景公有馬千駟，死之日，民無德而稱焉。」

齊景公是一國的諸侯，齊是大國，兵車有千輛，一輛有四馬，千乘就有四千匹馬，王畿以外附屬的還不論，很可觀。齊景公又是諸侯，又有幾千匹馬，但是他死的那一日，百姓沒有讚歎他一點好處，沒有人會想他。稱者，讚歎他。齊景公有地位有什麼用？德有作「得」的，為這個字，兩派打官司。用「德」字比較好講，也有兩字通用的調和派。德，道德，與民有好處才是道德。

### 「伯夷叔齊，餓於首陽之下，民到於今稱之。其斯之謂與。」

再舉一個反例，伯夷叔齊，為孤竹君的兒子。從前家有長子，國有大臣，孤竹

君的意思是要叔齊繼位，伯夷看出來，便藉事離開孤竹國。叔齊也知道父親的心意，以及兄長的意思，繼位是對不起大哥，也走了，去找伯夷。二人離開故國，在山野自己耕種，最後在首陽山。首陽山考據有五處，各有道理，吾不去考，只論事情。周武王伐殷紂王，伯夷叔齊扣馬而諫，以為臣伐君是不對的，武王軍隊想殺害他們，姜太公以為兩位是賢人，命令人放了他們。周得天下後，伯夷、叔齊不食周粟，餓死首陽山，這說法不一定，有人說沒有餓死。這裡經文只說餓於首陽之下，沒說餓死，所以吾今天也不說。

餓是窮的原故，和齊景公比較他們是沒有錢財。子貢曾經問孔子：「伯夷、叔齊何如？」孔子說：「古之賢人也。」周初到孔子的時候，人民到了如今還稱讚伯夷叔齊，兄弟讓天下，又孝又弟，能長養好風氣。

你們不要爭名利，縱使得了全球大總統，也不能再活七十年，縱使再活二百年，死後也像齊景公，到三途去還債，無間地獄八萬四千大劫，那可長壽了。

「其斯之謂與。」

還有一句「其斯之謂與」，沒頭沒尾，也有人講解，吾不講。

【十六·十三】

陳亢問於伯魚曰：子亦有異聞乎？對曰：未也，嘗獨立，鯉趨而過庭，曰：學詩乎？對曰：未也。不學詩無以言。鯉退而學詩。他日又獨立，鯉趨而過庭，曰：學禮乎？對曰：未也。不學禮無以立，鯉退而學禮。聞斯二者。陳亢退而喜曰：問一得三，聞詩聞禮，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

「陳亢問於伯魚曰：子亦有異聞乎？」

「陳亢問於伯魚曰」，陳亢為孔子弟子，字子禽。伯魚，名鯉，孔子的兒子。陳亢與伯魚談天，陳亢問伯魚，「子亦有異聞乎」，子指伯魚，你也有聽到特別的道理沒有？孔子講學，誰愛去聽就去聽，陳亢是問孔子還有秘密為你說嗎？因為你是孔子的兒子，對你或許特別一點。古人易子而教，所以孟子說，父子不責善。你們不起疑問，所以不開悟。

### 「對曰：未也，嘗獨立，」

「對曰，未也」，沒有什麼特別的，但是在家庭也有對我特別講話的時候。嘗，指孔子。口氣在伯魚口上說，文字簡易，簡要詳明。獨立，一個人的時候，因為若有第二人，秘密便不說了。吾要你們每天念一首古人的詩。

「鯉趨而過庭，曰：學詩乎？對曰：未也。不學詩無以言。鯉退而學詩。」

「鯉」，伯魚叫自己的名字。「趨而過庭」，見長輩不能邁四方步走，必須碎

步快走，在院子快走。為什麼加「而」？因為「趨」必過，所以加「而」字。

「曰：學詩乎？」，曰指孔子，孔子以外就是孔鯉，曰若不指孔子，那不是孔鯉問孔子「學詩乎？」你們學詩，對說話看東西有分寸，但不要你們作詩。「對曰」，孔鯉對孔子說，沒學詩。下連著的「曰」字也省了。吾不敢如此作文，沒有這能力。「不學詩無以言」你沒有學過詩，你就不懂說話的道理，不會說話。口為言，筆為文，言與文都是思想，說話不通，作文也嚙嚙。孔子說，謹言慎行，在社會不能不會說話。「鯉退而學詩」，鯉退下去後就學詩了。學三百篇的詩經，詩藏著意義，很含蓄，可以興觀群怨，聽到的人可以改過，但不會找作詩者的麻煩。

**「他日又獨立，鯉趨而過庭，曰：學禮乎？對曰：未也。不學禮無以立，鯉退而學禮。聞斯二者。」**

「他日又獨立」，又隔了幾天，孔子又獨立。「鯉趨而過庭」，「曰學禮乎」，「對曰未也」，「不學禮無以立」，孔子博文約禮，據德、依仁、遊藝都由

志於道來。遊藝的起首為禮，若不學禮那一條事也樹立不起來，辦的事都會錯誤。你們要學「常禮舉要」，學會辦事就少害人，少討人嫌。「鯉退而學禮」，伯魚退下去便學禮了。

「聞斯二者」，這是對陳亢說。這一「聞」字照映上面的「異聞」的聞。其實這二條孔子常講，只是孔鯉沒有參加而已。

你們要學詩學禮。

**「陳亢退而喜曰：問一得三，聞詩聞禮，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」**

「陳亢退而喜曰」，陳亢聽完退下去了，很歡喜，歡喜什麼事？「問一得三」，我今天問一條，請為我釋疑，卻得了三條。其中二條大家明白，其中有一條是他自己悟出來。「聞詩聞禮」「又聞」，孔鯉沒有說，是他自己悟出來的。

「君子之遠其子也」，注解以為父子必須疏遠，這說法不對。為人子晨昏定



省，冬溫夏清，父子有親，難道必得像唐肅宗的不見其父，連父死也不去，才叫孝嗎？各各注解中，只有司馬溫公以為遠是無遠無近，一律平等的意思。這是指求學的事，單說教學一律平等，教學生與教兒子一律平等。清末以前，學生中舉，老師高興，兒子中舉，人們便以為老師有私心，老師會覺得很慚愧，第二年必定辭館不幹了。這句是指教學一律平等，沒有遠近。

## 【十六·十四】

邦君之妻，君稱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稱曰小童，邦人稱之曰君夫人。稱諸異邦曰寡小君，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。（705）

這一章也沒頭沒尾，只可粗淺的講。今日這種禮用不到，但是知道這個禮也有好處。春秋那時候，孔子說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正名要緊，今日見到前輩稱「您」，吾不贊成。這一章是說明孔子的學生在外跟人交際，不要說錯話。

「邦君之妻，君稱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稱曰小童，邦人稱之曰君夫人。」

「邦君」，一國的諸侯。「邦君之妻」，妻者，齊也。男子志在四方，必得有內助，家中主持是女子，今人打破這個觀念，家裡無內助，沒有一人主持家庭，沒人管，所以沒有好兒女。

「君稱之曰夫人」，夫人者，天子的妻子為後。邦君妻，君稱夫人。夫者，扶也，幫助，幫助諸侯成就他的道德，當諸侯必須有德，妻子必須幫助他，所以稱做夫人。這是鄭康成的說法。夫人自己不能自稱夫人，中國處處自己謙虛，「夫人自稱曰小童」，自稱小童，謙虛說自己還未成人，如何能幫助人成德？

「邦人稱之曰君夫人」，百姓稱國君的夫人為君夫人，他是扶助我國君的人。

「稱諸異邦曰寡小君，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。」

「稱諸異邦曰寡小君」，到他國，談到自己諸侯夫人的身上，要稱「寡小君」，諸侯自稱「孤」、「寡」，孤是沒德的謙詞，寡是德薄淺能的人。稱自家諸侯的夫人為「寡小君」。諸侯為君，他的夫人為寡小君，「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」其他國家的人也稱他是君夫人。

【十六·十六】

子貢問：師與商也孰賢。子曰：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曰：然則師愈與。子曰：過猶不及。（455）

陽貨第十七

【十七·一】

陽貨欲見孔子，孔子不見，歸孔子豚，孔子時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諸塗。謂孔子曰：來，予與爾言，曰：懷其寶而迷其邦，可謂仁乎？曰：不可。好從事而亟失時，可謂智乎？曰：不可。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孔子曰：諾，吾將仕矣。（707）

論語編排稍有歸類，前後文有關係。這一篇都很難講，其中都有歷史性，除春秋可做證明之外，其餘眾說紛紜，都不可靠，連考據的地方，也不可靠。

### 「陽貨欲見孔子，」

陽貨在魯家當季氏家臣。魯桓公生三位兒子，孟仲季三家，把持國政權柄，魯君空有其名，沒有權力，做主的是三家大夫。三家大夫祭祖也用天子禮，最跋扈的是季氏，魯家權力全在季氏。魯君不發薪水給大夫，大夫各自分有地土，魯君地少，三家地多，陽貨就在季氏家為家臣。三家眼中沒有魯君，陽貨眼中也沒有季氏家，這是天道好還。

孔子弟子在季氏家的也不少，孔子是不得了的能人，陽貨攬權後，想辦事，但不是辦好事。辦事就要福國利民，以公心辦事，縱使辦不好也不差；若為私心，辦好也不行。陽貨為私，也必須找人才，孔子弟子有很多人才，何況是孔子，所以陽貨要找孔子出來在季氏家做官。他以為孔子若要做官，就得找陽貨。要孔子幫他忙，所以屢次找孔子。但是陽貨也得罪不得，好人固然應當親近，壞人要遠離他，但是禮貌都必須有。各位同學心正，對壞人無禮貌，但是禮尚往來，也必須有禮貌，禮貌與辦事是兩回事，就像性與習是兩件事。

**「孔子不見，歸孔子豚。孔子時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諸塗，」**

陽貨想見孔子，孔子不見。歸，饋的意思。饋送，送禮。送豚，送小豬，這是很厚的禮，滿漢全席有一整個的小豬，是重要的菜。陽貨叫做菜的薰一隻豚送孔子，這分禮很厚，不能不接受。人送禮必須在家接受，叫拜受，還必須再上他家去禮謝，所以孔子必須回拜。文中沒有說孔子不在家時送去，不必節外生枝。孔子等

了一個時候，等什麼時候？等著陽貨不在家時候去拜謝他，禮也到了，也不和他見面。到了陽貨家，果然他不在家，孔子禮貌盡到了，可是在回家半路上遇到了。

「謂孔子曰：來，予與爾言，」

「謂孔子曰：來」，這一個「來」字，就表現出陽貨的神情態度。平常應當是說：「請過來說話」。從前村夫說的話：「說你、說我」，有人諷刺說：「木頭也稱牌位」。「予與爾言」，我給你說話。

「曰：懷其寶而迷其邦，可謂仁乎？曰：不可。好從事而亟失時，可謂智乎？曰：不可。」

下文也是陽貨說的。「懷其寶而迷其邦」，你胸中有很多寶貴的東西，比喻孔子胸中有很多寶貝，一肚子學問。邦家，魯家今日迷惑顛倒，很不好。「可謂仁乎？」，你有學問，終日講仁義道德，而眼看著國家亂，這就是你的仁道嗎？孔子說，不可以。陽貨又說，你喜好辦政治，你有這個心，而「好從事而亟失時」，

「亟」是一次一次又一次，「失時」那一回差事也沒弄好，周遊列國，人都不重用，機會都失去了。「可謂智乎」可算是有智慧嗎？陽貨的含義就是說，你不認得人，只要認得人，找事便容易。言下之意，就是找我陽貨便行了。孔子說，不可以算是智者。

## 「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」

「曰日月逝矣」，日月一天一天的過去。「歲不我與」，歲數不能再增加，再給你了。

## 「孔子曰：諾，吾將仕矣。」

孔子說，是，我將出來做官了。以上從漢注到明代都是如此注解。到了明儒郝京山提出另一種說法，這個說法正合吾意。「曰，不可」，你一定不承認，一定以為不對。「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」，日月天天過去，歲不與你增加了。以上都是陽貨說的，下文「孔子曰：諾，吾將仕矣。」這才是孔子所說。這種說法文理才順。

你們必須要求自己能悟，悟一次以後才能悟，一次不悟，以後永遠不悟，這個悟是悟文字，不是悟道。

【十七·二】

子曰：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（710）

雪公講義：

釋典言性，分體相用。注云：體空，相有，用為作業。體相皆無善惡，業用方有善惡，簡要精詳。孔子云，近者，言其前。云遠者，言其後。夫前為體相，後指業用。故二聖之言同。非器小門戶之見能知也。周易繫辭云：故神無方，而易無體。又云：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。又云：顯諸仁，藏諸用。又云：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，盛德大業至矣。又云：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。至六十四卦之象曰象曰：吉、凶、无咎，皆相也。



這一章書的注解都不對，為什麼？孔子說「性」講性，全球的學說，講性只有佛家專門講性。不懂佛學以及一知半解的人，講的性都沒用處。程朱是一知半解，就佛學來說他們不如吾，他們連孔子所說的文理也不懂，講性就更不懂了。孔子講性，與佛家所說都一樣，但是後人講性就不一樣了。性沒有兩樣，只是各人的學問不一樣，例如天上的太陽，人、畜所見都不同，每個人所見也不一樣，夏日、冬日都不一樣。人看得不一樣，畜生看了也不一樣，臺灣狗與四川狗所見也不一樣。

釋迦佛對調達，尚且要全體大眾對他默摈，不是佛不慈悲，何況是吾？吾對於西波，怎能說不慈悲呢？

冬日、夏日，太陽的體是一個，就如同性無二。以為性不一樣的，那是凡夫的虛妄分別。

斷見惑，再入胎，就不入畜生道了。若再伏住若干思惑，生到四禪等地都不一樣，因為禪天沒有飲食男女。由此可見學問之道不容易，悟了才能舉一反三。見思惑不出八識，生到那一天，六根的功用就減少，所以沒有男女飲食的欲望，例如舌

根斷後，便不想吃了。

三家村的人見聞不廣，自以為是聖人，天下獨尊，到了六家村便不行了。六家村的人到九家村又不行，台中是幾家村？

今日若沒有這一個表，或是不懂佛學，便聽不懂。吾今日所講是聖人所講的性，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賢，顏子、曾子全懂，以及子貢半懂，只有這三人懂性而已。孔子對顏子說：於吾言無所不悅，不違如愚。對曾子說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」。古來各種注解，都不合孔子的本義。孔子說的，很簡單，但是從漢朝到現在，讀書人沒有一人懂得這一章經文。子貢自己說：「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子貢有自知之明，懂一半。其餘的注解者都錯，孟子主張「性本善」就說錯了，也有人說性或善，或惡，或善惡混雜，孔子並沒有這樣說。韓昌黎說性分三品，這是大笑話。若說喜怒哀樂為性，那性何其多也？其中皇侃疏還有道理，或許看過佛書。另外有一人說：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，卻是囫圇吞棗不清楚，未生前是那一生的未生前啊？

因為你們學佛，所以吾用這種說法，其他處就不這樣說了。

吾決不會說性，那能高過子貢，這是本著佛經而說性。祖師斷見思惑，才可以知道本性。否則，只說而做不到。吾是錄音帶而已，本著祖師所說的說。沒有斷惑者說的，都是亂七八糟。諸位，處處學恭敬，學謙虛，決不可妄作聰明。

## 「子曰：性相近也，」

「性」，從心從生。先有性以後才生動物，動物本著性來，類似十二因緣。

佛家說的話與儒家說的話方法不一樣，佛家說世間、出世間法，無始無終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佛家一律都講。佛知過去無始，找不出一個開始，後來無終，找不出結束來，無始無終就是說性，法爾如是，天然如是。

孔子講世間法，不講過去、未來，只講中間一段，講現在。這樣講很對，因為有現在就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例如剛才上課已過去了，我們身上的細胞已經死生若干個。自古以來都有現在，未死就還有未來。就說現在的肉體，到八點鐘還未死

便是未來，由這個往下一發展，就是無始無終。孔子對過去、未來都知道，為什麼呢？孔子懂性又為什麼不說？因為說性沒人懂，所以孔子不說。子路問過：「敢問死？」死後怎麼樣的情形？孔子沒有說不知道，而是對子路說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你怎麼來的知道嗎？不知生，怎麼知道死，這像參禪，暗示給他。子路又問鬼神，鬼神是現在嗎？孔子答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對人你尚且事奉不了，鬼更事奉不了。孔子承認有過去、未來。

先說性的過去、未來，否則不能講，注解者都不說過去、未來，所以注得不到。有人說，有氣血才有性，死後魂生於天，降於地。這個話極不徹底。佛家以修行體驗出來，有相當的證驗，不是講空話，佛講法四十九年，不過是講性而已。

## 「習相遠也。」

習是習氣，若當性解，就大錯了。習是習染，中庸說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」沒有表現出來，那是第八識藏的種子，未發的喜怒哀樂是情而不是性。「發而皆中

節，謂之和」表現出來，而合乎一定的節度，不可超過。樂是情，已經發出來了，要調和使情中正和平。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」，如佛家所說：「萬法唯識」。若是覺後空空無大千，既然無有情了，還有什麼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呢？

下面講本文，先講性的環境，講個大概。這一段沒人問，因為程度夠不上。

性「相」近，相是你這樣，我也這樣，互相，如「相看兩不厭」的相。另一說法是「現象」，這二種說法都通。單一句說，相可以作現象講。二句合起來講，相當「互相」講。這裡我們當「互相」講。

下文的「遠」「近」，近遠所指的是什麼？遠指過去的遠，未來也是遠，這裡指將來，多少年後不一定，很遠了。近講這一生，一生下來，指現在。遠指後來。相是互相，遠的事與近的事，互相對照，遠與近互相比較。你我的本性，生下來時，互相接近。

習是幹什麼，才一幹還談不到習上，再幹便是習，習慣了。「學而時習之」一

遍又一遍，成了習慣，諺語說：「習慣成自然」。諺語都是聖言量。為什麼習慣成自然？所謂「習與性成」，習慣常常了。習慣的事，久了就成性，如喜歡讀書便是讀書性（讀書的習氣），好賭就是賭性。但是本性沒有變，佛家說一動，就成識，起虛妄分別，本性雖然被三細六粗遮住，但還是本性，沒有變樣。

「也」，是肯定詞，就是這樣，上來解釋字，以下講義理。

下頭按字的真義講，聽了要合理。佛所說與孔子所說相同，二聖人所講沒有不同。

孔子說「性相近也」，本性在原來是「近」。近，指本性相近原來無始找不出來。易經的注解，漢宋儒者相互爭論，都不能看，必須大開圓解才看懂。眾生的本性在最初（近）彼此差不多，為什麼後來不一樣？「習相遠也」。性，不知在何處，盡虛空遍法界都是性，性參加在眾生身上。眾生有父母，父母有習慣，男女陰陽和合時，性參加上去，三和合便可坐胎。性若不參加，光有男精母血不坐胎。一坐胎，有一陰一陽，所以中國從前講胎教，不准隨便吃、隨便看，怕有壞的習染。

母親改變思想，想某一現象，胎兒就變樣子，便有習氣。這時的習氣還輕，一出胎後，一接觸有愛、取、有，性的本來變了樣，便變遠了，大家變的不一樣。大家習染不一樣，彼此之間便愈差愈遠。

那孔子所說的性是善還是惡？依經文說的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」，性有善惡嗎？今日注佛經的人，沒有明心見性，沒有斷惑，如何懂性？都是妄加注解。

現今取孔子說的話，與佛家相同的，做為證明。學佛而輕孔子，學孔子而謗佛，都不合道。

孔子與佛家怎麼樣相同法？以書為證，依唯識、起信論開頭便講性，三細六粗。今日不能再講，你們曾經聽了很多次，今天只說孔子所說與經上一樣的，證明聖人之言沒有差別。佛家人看不起孔子，未學佛者看不起佛，都是不懂道的妄人。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」，可離就不是道了。

佛家注書有一個總原則，依「體、相、用」注解。萬物都有本體、現象、作

用，這是注解經典必須的要素，分三大端注經。體是本身，本身空無自體，是性空、真空，全經都是說這個，心經說：「是故空中，無色聲香味觸法……無智亦無得」體是空的。這一章說性，什麼人看過性？沒有本性嗎？若沒有便是落入頑空，本性確實有，但是看不到。中醫有藥性賦，如薑的性是熱，雖然手握著薑，手不會發熱，是不是薑就無性了呢？把薑煮熟食用身體就感到熱。相性無體，萬法都有本性，都有體，只是看不見而已，但是「體」會現起各種形相。

「相」如薑的性熱看不見，摸不到，但是薑所長的形相看得到，這叫「體空相有」，體也有，相也有。孔子書、佛經都講善惡，體有善惡嗎？體既然是空，善惡便安不上，如薑性，連毒藥性都安不上。再者，相是善是惡，但是扇、刀是善是惡？連子彈的相也沒有善惡。體、相都無善惡，相藏在體中，有相才起業用，才生出善惡。如扇有用，一體可以萬用，扇風能涼，可遮日、遮雨，也可以當坐墊，所以用才分善惡，業才分善惡。

「性相近也」，孔子沒有說性是善是惡，孔子既然沒有說，到孟子才說性善，



荀子說性惡，楊子說善惡。在這章經文，說性善說性惡都講不通，業才有分善惡。「習相遠也」習就是用，習才與本性離得遠，才有變化了。

儒家自宋儒闢佛為異端後，便沒有以體相用注解的，因為有門戶之見，一見體相用，便指為佛家，是異端。自己不通，才說人的壞話。後來的儒家不知孔子是聖人，講解時才會如此鄙陋，所以吾舉易經，以孔子說的做根據，易經處處講體相用。

這一章有一種注解，指性相近是「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」。是這一生父母未生前的面目嗎？還是十世前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？若不知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是無始無終的本性，就不算開悟，仍是囫圇吞棗。並不是參禪的人都開悟，學然後知不足。

雪公講義：「釋典言性分體相用」

「釋典」，佛經上的典籍。「言性」，講性，分體相用，必得分這三個字。大乘起信論，開頭就講體大，相大，用大，三大都是無量無邊，複雜極了。知道這三大，念一句佛便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這還是有數目的，太小了，經上說是「塵點劫」。

「注云，體空相有，用為作業。體相皆無善惡，業用方有善惡。簡要精詳。」

「注云」，釋典的注解，

「體空相有」體是真空，現象是有，眾緣和合，因緣所生法，依他起性，如兩掌合起來成縫。相是假有，凡夫以為真有。一有現象，才起作用，什麼相起什麼用。

「用為作業」一體有萬用，用很大，用處很多，用是造作業。

「體相皆無善惡」，體空相不動，都沒有善惡。

「業用方有善惡」，一作用才有善惡。

「簡要精詳」，很簡單很扼要，說到精確處，很詳細。佛經注解性較儒家好，因為佛家注重在道，學佛就是要求道。儒家從前不論，後來的儒家才求名利，所謂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，讀孔子書為求名利。所以從前的人說，和尚是佛的罪人，舉人是孔子的罪人。中庸說：「可離非道也」，論語云：「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」，記住論語的一、二句，不成聖也成賢。注解若是為求道，所以差不多，若儒者求功名，便差遠了。

「孔子云：近者，言其前。云遠者，言其後。」

「孔子云：近者，言其前。」近是說眼前，本來。「云遠者，言其後」，若不將過去、未來、現今三際拿來比較便錯，所以易繫云「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」。

「夫前為體相，後指業用。故二聖之言同，非器小門戶之見能知也。」

「夫前為體相」，先有體，其次有相。「後指業用」，有體相才有業用。「故

二聖之言同」，所以孔子與佛二聖人所說的話都一樣。「非器小門戶之見能知也」，這不是器小有門戶之見的人能知道的。佛與孔子所說，都不是小器人，小器人有門戶之見，道不同不相為謀，這不是小器人所能知道的，今日就是鬥爭堅固的時期。但是必須有證據，以下是舉證。

「周易繫辭云，故神無方而易無體。」

什麼人所說的？論語是子遊子夏的門徒所記載的，記的確實嗎？就算記的不準，那易經繫辭是孔子親自作的，就以這為證據。「周易」易有三種，這裡是指周易。「繫辭云」，繫辭是孔子所作。「故神無方」，神，神妙，很微妙，如何微妙法？比方比方吧，卻找不出比方來。這是說性體，真空拿什麼比方呢？佛也沒有說出來，只是說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熱性冷性自己喝下去便知是熱是冷。「而易無體」，易經是明擺著的，經文並不是易經，易的本體在那裡？找不出本體，也是真空，體相用，孔子講體。

「又云：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。」

「又云」，又說。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，一有道後，「繼之者善也」，接繼著道，有道就起作用。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，一說話便有動作，動作接繼後來才有「善」這個字。

「顯諸仁，藏諸用。」

「又云」，又說。「顯諸仁，藏諸用」，要將他顯出來，必須有動作，如某人熱，給他扇子，給的人有好處，給他扇子去除燥熱，給的人所作的善事，給的人就有了善。所以仁義道德都在作用造作上。

「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，盛德大業至矣。」

「又云」，又說。「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」，鼓是動作。萬物，指一切物體。一切物體都由本性，一動才出來萬物，與聖人沒有關係，用不著你操心。中庸說：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」上天造物，無聲無臭，不須聖人操心。造物主是本性，所以「儒、釋、道」可以合為參同契，若耶教就不能合，因為他的造物主是上

帝。

「盛德大業至矣」，這個功德太大了，性的德能太大了。業也由性出來，這是用。

「又云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。至六十四卦之象曰、彖曰，吉凶无咎，皆相也。」

以下說相。「又云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」，仰觀天象，俯察地理，成相成形都是相。「變化見矣」千變萬化，都出來了。這還沒說善惡。「至六十四卦」，每卦都有有六個爻，成形叫「象曰」、「彖曰」，有現象。然後預測這個象像什麼，那一種像是吉是凶、不吉不凶、無咎，「吉凶無咎，皆相也」。吉凶無咎都是相。易經以下的文字接著說：「積善之家必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餘殃」到這裡才說善惡。

下一段與這一有關，不懂這個道理，那「上智下愚」就講不下去。

## 子曰：唯上知與下愚不移。

這一段的注解也是全不對，不看注好似明白，看了反而不明白。有人說，這與前一章要合為一章，有人說要分二章，吾看這一章與上一章像是一章，「子曰」，或許是多出來的，為什麼主張合為一章呢？你們要仔細聽，因為你們的文章不行。

## 「子曰：唯上知與下愚不移。」

「唯」是唯獨，有比較才說「唯」。連著上一章，雖然說是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但是「唯上知與下愚不移」，也沒有說善惡，而注解者也是注解善惡。

上智下愚，指性與習，習是情。上智與下愚的性情不移，唯這這二種人不移，不移是不更改。愚是什麼都不懂，桀紂都懂，怎能說他們是愚呢？愚者如愚翁，以為山可以改，一般人以為山不可改，他卻認為可以改；又如夸父追日，不自量力。

能「不移」，做事情就能成功，如周利槃陀伽，連笤帚二字也記不住，同仁要

他走，他就是不走，終於證了羅漢果，他全在「不移」上。不成功的都是我們這些人，處在上智與下愚中間的人，隨東隨西漂流，叮叮噹噹，隨時更改。不移是不改，能成功。桀紂不是愚。有人說堯舜是上智，桀紂是下愚，這是錯誤的說法。

這一段是上智下愚不移。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誠是天然的，人沒有一點虛假，這是天道。誠之者是學誠，因著這個人誠不太充足，才要學，學後還算人。天然是上智，學習也是上智。仁者安仁，心在仁上才心安理得，天真直率，不勉強。智者利仁，智者是聰明人，智者知道走仁路有利益，這還是上智。現在的人，既不能安仁，也不能利仁，知而不做，有什麼辦法。

漢儒注出來了，如今你們自己去悟，不悟也不害人。達摩祖師說：「明道者多，行道者少；說理者多，通理者少。」學佛中萬人不退者一人耳，證道者數萬人未得其一。你們若真是愚人便能成功，老太婆能往生，講經不能證果，證果全在自修上。

上智能成就，不退轉，下愚也是如此。上智難，下愚也是難，所謂「古之愚也



直，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」，現在的人是裝洋相。

【十七·四】

子之武城，聞絃歌之聲，夫子莞爾而笑曰：割雞焉用牛刀。子遊對曰：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：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子曰：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戲之耳。（716）

「子之武城，」

武城，在今日的山東，那時名叫武城，今日也是這個名稱。那時武城歸屬魯家，是一個小縣。三家分魯國的土地，自己有封邑，封邑有宰臣。言偃（字子游）為宰臣，子游、子夏為文學家。今日雖然仍是武城地，但是真正武城的方圓已經變了，大概還是如此而已。

言偃為宰臣。之，是上那裡去。

## 「聞絃歌之聲，」

孔子一到武城，「聞絃歌之聲」所謂絃歌者，六經當中有很多是押韻的，詩經更是有韻。但是今日的韻變了，宋代的平水韻，與唐韻差不多，所以會唐詩就能合一百零六韻，詩、書、易就都可以配起來念，用絲絃配起來。佛家有梵唄，所以念誦很重要。念誦與變化氣質有大關係，這不是強迫教育，而是自然的事情。子游為武城宰，那時他全用教育治理國家。

## 「夫子莞爾而笑曰：割雞焉用牛刀。」

孔子一到武城，聽見家絃戶誦，「夫子莞爾而笑曰」當然是見到了子遊。莞爾，微微有笑容，不是大笑。孔子說「割雞焉用牛刀」，割雞，雞小用掛著鸞鈴的鸞刀。走路一步一步都必須有規矩，如同今日的軍隊有走正步，平時也有一定的規矩，切菜都有板眼，聽鸞鈴的聲音，便知道馬車行進有沒有規矩。切雞肉用小刀，

小的食材放在案上切菜。宰牛用小刀就不行，必須用大刀。小刀是在案上切，這是小題大作。若詩的言語注不明白，如何能將六經注明白？

詩句都很少，一般的注解都注亂了，講不通。詩的文理含義還注不明白，論語是聖人的言語，含有道，那如何懂呢？所以注解中有百分之九十為廢話。不學詩無以言，要開悟性，由詩來。

### 「子遊對曰：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：」

殺雞何必拿著割牛的刀殺雞，小題大作？子遊懂，悟了，「子遊對曰」，子遊答覆孔子。「昔者」，我聽著夫子以前說過，說什麼呢？

### 「君子學道則愛人，」

「君子學道則愛人」，這一句與「割雞」句似乎無關，而且孔子「聞絃歌之聲」，並未說什麼，卻說「割雞」一句，這與「聞絃歌」怎麼連起來？孔子所說，

子遊所答都幽默，孔子沒有問，子遊便答。若是現今的人會以為這與學道無關。言偃在武城，所教的不是文學，而是教人民讀詩書，學聖賢之道，以禮樂治民，所謂「博之以文，約之以禮」，禮是節度，無禮那道德也走不通。物有本末，子遊知道孔子說的根本，本是道。在位的人，學道有好處，學道以愛人。

你們學佛、學孔子，學了還禍害社會、鄰居，對家庭亂七八糟。這「愛人」的愛，與普通的愛不同，出世法不許有愛，學佛學道有愛都不成功。學儒家的「愛」可以，愛是加惠，但是也必須有一定的節度，發而皆中節，今日雜誌所說都是亂愛。

### 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」

君子學道是加惠給老百姓，「小人學道則易使」，此處的君子、小人，不是好壞的人，而是指在位、在野的人，在位稱君子，普通人為小人，其中沒有善惡二字。普通人也必須學道，大學自天子以至庶人，都是以修身為本。從前不強迫，學

道的人必須控制自己，若發展欲望有什麼道？不患寡而患不均，貧到喝粥也要稀濃一律平等。百姓聽國家領導，懂禮樂之道，到時候被領導也高興，否則他走欲望的路，你走道德的路，如何能被領導呢？志同道合才能合起來辦事，今日的佛教團體志同道合了嗎？

「子曰：一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」

這是文字般若，孔子沒有說別的，孔子不與子遊談。看戲要看名角眼上的動態，便能明白。孔子跟帶去的學生說，是與第三者說話，言偃他說的對啊，對什麼？不對在那裡？「割雞」句不對，「君子學道」句對。

「前言戲之耳。」

「前言戲之耳」，前面所說是戲言，孔子高興偶而說笑有何不可？冬烘先生卻引經辨析，以為聖人無戲言，那是書呆子。

〔十七·五〕

公山弗擾以費畔。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悅。曰：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子曰：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。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！（719）

「公山弗擾以費畔，」

公山弗擾以費畔。公山弗擾在季氏家當家臣，擔任山東費地的宰官，背畔季氏，為什麼要叛？吾不知道，注說紛紜，都沒見過，弄不明白，如何講書？例如不知一對夫婦為了吃飯相吵的原因，就為他們調解，勸他們別看電影，這是胡說。依本文講就可以了，雖然不講但是必須念，為什麼必須念？預備後來其他處有發現，現在可以闕疑待考。

後來陽貨在季氏家當家宰，季氏是大夫，大夫以下是家臣。既然是家臣，三家大夫背叛魯侯，家臣公山弗擾便背叛季氏。上樑不正下樑歪，大夫叛諸侯，家臣叛大夫。

## 「召，子欲往，」

費地是季氏所有的采邑，「召，子欲往」，公山弗擾覺得勢力淺，想召孔子幫忙。因為孔子想把三家的城牆拆掉一些，公山弗擾守季氏的費，以為孔子會允許幫他的忙。

孔子「欲往」，「欲」並不是就要去，而是言語之中表示要去了。孔子為著不能行道，「子欲居九夷，從我者由也」，孔子也沒上九夷，言語之中含有「去」的意思，不是真去，這是欲往，不是真去。

## 「子路不悅。」

「子路不悅」，子路是剛直的人，所以有不悅的表現。子貢就不如此，例如在衛國時，父子爭天下，大家不知道孔子要幫誰，子貢說我去試探，進去見孔子，問說：「伯夷、叔齊何人也」，衛國的事一句不提，伯夷、叔齊讓國，衛國父子卻爭國，孔子說「（伯夷、叔齊）古之賢人也」子貢出來為大家說，孔子絕不幫他們。吾要你們讀書開悟便如此，子路沒有這種口才，看不對就不高興，像子見南子，子路也不高興。

「曰：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」

「曰」，孔子說。「末之也已」，末，無也，沒有。末之也，沒有這麼一回事。

「已」，止也，算了吧。夫子無處可去，就罷了，何必往公山氏那裏。

孔子欲墮三都，墮不了，現在公山氏先背叛季氏，對於魯君有好處。但是子路認為這也不對，因為季氏以臣叛君不對，公山也是以臣叛君。例如有祖孫三代上山



採薪，父親罵祖父走得慢，兒子也罵父親怎可罵祖父？若孔子贊成公山弗擾背叛季氏，那怎麼不允許季氏叛魯侯呢？

**「子曰：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！」**

這一段文字似乎與上文同是一章，只是多出「子曰」而已。「夫召我者」公山召我，召我的人，難道空空來找我去嗎？他有他的用意，「如有用我者」召我當然要我幫忙，也可以。「欲往」，有用我者我就幹。「我其為東周乎！」我出來還是為周天子，只要對周天子有利益，我就出來，公山氏對周天子有什麼利益？

孔子知道子路的心思。子路是對公山弗擾背叛季家不以為然，對任何人都是如此，誰這麼幹我都不贊成，何止是公山氏，孔子這句話幽默極了。

這一章有疑問，可以闕疑，但必須記住有這一件事。

【十七·六】

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：能行五者於天下，為仁矣。請問之。曰：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則不侮，寬則得眾，信則人任焉，敏則有功，惠則足以使人。

「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：能行五者於天下，為仁矣。請問之。」

子張問仁，孔子說，能做五條事於天下，就是仁了，那五條呢？

有人說是問仁，孔子答的都是政治，似乎所答非所問。考據很多，都沒有定論，既然無定論我們就依著文字講。這五條與仁有關，對我們有好處，與仁也有關係，仁無非是給大家有好處，都是加惠於人。

「曰：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」

「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」，這五字便是仁，以下一字一字解釋。

## 「恭則不侮，」

「恭則不侮」，從內到外，恭是發自於心中，對人不侮辱，對人不可存心侮辱，這一點必須學。

## 「寬則得眾，」

「寬則得眾」，自外而內，寬厚了，百姓對你便有感情，就肯服從，一來才有一往。

## 「信則人任焉，」

「信則人任焉」，從外而內，凡事守信用，對方對你就信任。

## 「敏則有功，」

「敏則有功」，由內而外，敏是辦事，很勤快，便有功德。一句是由內而外，一句是從外而內。

## 「惠則足以使人。」

「惠則足以使人」，從外而內，對人有恩惠，到時用人，人就肯被你用，文王澤及枯骨，何況是對人。

以上五句，都是自己與他人相對，瞭解這五個字，也可說是仁了。我們學這五個字，有什麼不可辦的？

## 【十七·七】

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昔者，由也聞諸夫子曰：親於其身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。

子曰：然，有是言也，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，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，吾豈匏瓜也哉，焉能繫而不食？（723）

「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」

「佛肸召，子欲往」，這與魯國無關，齊桓公為霸主之後，晉文公當霸主，所謂「齊桓晉文」。三家分晉，韓趙魏都是在晉地，是晉的功臣，受封土地。後來范中行等四家打起來，三家滅了智伯范中行，都不歸晉了。到戰國，三家滅晉，成為韓趙魏，奪取晉君的權位，也像魯國三家都不對。佛肸當中牟縣宰，中牟是趙地，在河南、河北都有中牟縣，弄不清楚，可以不管。三家沒有分晉時，佛肸就在中牟縣，三家分晉後，佛肸不服從趙，因為趙他背畔晉的原故。佛肸也找幫手，找上孔子，孔子也想前往，但不是就去。又是子路出來說話，這回說明白話。

「昔者，由也聞諸夫子曰：親於其身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。」

昔日我仲由聽夫子您說過，本身不是善道，君子就不去與他合作。佛肸背叛君臣的道理，雖然對晉是對得起，但是佛肸他也是以家臣背叛大夫，背叛趙家，夫子您上那裡去，對嗎？

「子曰：然，有是言也，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，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，」

孔子說，你說得對，我說過這樣的話，但是你沒記住別的話，還有什麼話？我不是說過，東西很堅固，如何堅固法呢？磨他不磷，磷是薄、壞的意思，怎麼磨也破壞不了它。不也說過白，涅染它，緇是發黑，你要守住白，也不叫他染上黑。什麼是「磨而不磷，涅而不緇」？禮記考工記，舉車輪的中心車軸，用棗木做的，很堅固，車輪來來往往，輪壞了，軸雖然吃大力，軸卻不壞，這是磨而不磷的比喻。廣雅說：「涅，黑泥也」，涅並不是染料，黑泥染不上黑，不是染色的材料，這是涅而不緇的比喻。

這是孔子說，我出來但是不改變我的堅固，汙穢也染汙不了我。孔子說，但是並沒有真去，即使去也染不了。我出來有我的辦法，不論受什麼艱難，我有辦法，而且染不了孔子。例如孔子在衛，彌子瑕、南子要孔子出來，孔子都不出來，但是孔子為何不拒絕而欲往呢？

### 「吾豈匏瓜也哉，焉能繫而不食？」

孔子說，我不是匏瓜，空有虛名而不幹，有機會我便出來。匏瓜吾採焦氏筆乘的說法，指南方的星，既叫「匏瓜星」名，又是繫在那兒。詩經小雅云：「維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揚；維北有鬥，不可以挹酒漿。」南方的匏瓜星也是虛有其名。我難道是匏瓜星，掛在那裡不中用的東西嗎？

### 【十七·八】

子曰：由也，女聞六言六蔽矣乎？對曰：未也。曰：居，吾語女。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。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。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。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。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。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（727）

你們必須先預習，得益較大。一家的注解不免個人主張，集注則各說各話，打筆墨官司。古人的學習方法，一上來不先看注，先看本文，考查幾遍後再看注子，吃過一番研究的苦，才知道比你高明。這是以文會友，進步快速。若上來便看注子，當注解的奴隸，進步慢。所以禪宗悟後還須要看經，儒家也是如此，舉一不能反三，便不再提示了。現今臺灣還是有聖人之言的地方，仍有人倫觀念。

這一章本來簡單，一經考據反而更亂，反而讓人不懂，如「居」有人說作「尸几」的，二字都可以講，為什麼須要改呢？居或者作「尻」フ。

有人說，孔子為了對治子路的毛病而說這一章，這樣的注解就都沒有毛病嗎？



這樣注解是節外生枝。若說到孔子為何而講，這就難論了。

「子曰：由也，女聞六言六蔽矣乎？對曰：未也。」

子曰：「由也」，孔子叫仲由，長輩叫下輩的名字，親密的稱呼，今日是父親叫兒子，以同輩相稱，顛倒錯亂。

「汝聞」，你聽說過「六言」六種言語，說的六種話。

「六蔽」，蔽，普通訓詁說，蓋覆也，俗話說是遮。另有一說，荀子解蔽篇云，壅塞也。蓋覆是由上而下，壅塞則從後面來，都是遮的意思。荀子另有一說，蔽是不能通明，這個說法好，一半明一半不明，不能全部通明。

「乎」，對映上文的「聞」字，這是問話，你聽說過了嗎？

「對曰：未也。」

「對曰」，身分低下的回答身分高上的叫對。「未也」，沒聽說過，不懂六言

也不懂六蔽。六蔽對六言而來，六蔽專遮蔽六言的。

## 「曰：居，吾語女。」

「曰」，孔子說。「居，吾語女」，「居」字古今不同，古時候有古時候的講法，注解說是坐下，進入屋裡也是居，站著也是居，何必要注解成坐下？孔子是周朝人，周代如何坐法？考據不能沒有，但是也不能過分。吾曾經為你們講過鴻門宴的歷史，你還不知道嗎？從前坐在榻榻米上，跪著坐在小腿上為居，這便是坐。「興起」不是站起來，而是跪起來，這是禮貌。「居」坐下，安穩，談話不緊張。佛家講，女子雙膝跪，男子單膝胡跪，因為女子身體弱的原故。「吾語女」，我把上面所說的六言六蔽說給你知知道。

## 「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。」

「好仁不好學」，好音號，喜歡，喜歡仁。仁是嘉惠對方，固然是好事。他喜好仁愛，怎會有惡呢？必須知道：善事與惡事，都要隨從中道。隨從中道，那裡有

誰好誰壞？孔子是聖人，要人在無形中，改變心理。秦檜走中道，岳飛也走中道，便一樣了。例如月亮上弦、下弦，都不是中道。

這一章注重學字，人自下生到死，不能不學。好仁，那也還要好學，才知道好的仁是否合乎中道。若不求學，有些地方通達，有些地方不通達，不通達就是蔽；就是「愚」，叫愚仁。如宋襄公與楚戰於泓，那是婦人之仁，自稱仁義之師。二十四孝郭巨埋兒，是愚孝。

### 「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。」

「好智不好學，其蔽也蕩」，蕩，放縱也。如蘇秦、張儀都有智，好事不做，只圖私利，弄得天下大亂。

### 「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。」

「好信不好學」，信也必須求學，否則信字也弄錯了。「其蔽也賊」，賊，害

事也。譬如尾生在藍橋下約會，為了守信，被水淹死。

### 「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。」

「好直不好學」，交友，直、諒、多聞等都是益友，但是所直合不合乎中道？例如「其父攘羊，其子證之」，便是「其蔽也絞」。絞，繩兩三條絞成一條，急切的意思，不合中道。

### 「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。」

「好勇不好學」，智仁勇都是好事，知恥近乎勇，若不好學，「其蔽也亂」蔽病是亂。亂是種種規矩都錯亂，好勇鬥狠便是亂，如秦國武王與孟說比賽舉鼎的故事。

### 「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」

有注解說，這是針對子路說的。「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」過剛而不好學，

剛，剛正也。正是中道。孔子說：「吾未見剛者」，永久不亂才是剛，剛而不好學，蔽病是狂妄。

吾要你們學孔子，又要學歷史。若是好事要學，見賢思齊，壞事要戒，見不賢思戒，不可學曹操、秦檜、驪姬與武則天出壞主意。如今的學佛者也有蔽，其蔽也貪，內地諺語說：「要找黑心人，念佛堂裏尋。」你們思之思之。

## 【十七·九】

子曰：小子何莫學夫詩？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  
(732)

有人說這一章與「何莫學乎詩」同章，不必如此「無事生非」。古人有個笑話：三國演義中，周瑜說：「既生瑜，何生亮？」有人笑說周瑜的母親姓「既」，諸葛亮的母親姓「何」。而張飛的母親姓無，因為「無事生非」。

## 「子曰：小子何莫學夫詩？」

「小子」是老師稱學生。為什麼必須學詩？「不學詩無以言」不會說話，拿起筆來就不會作文。吾開的功課中，詩必須學。孔子說：「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悉以為？」所以要誦詩三百，因為「誦詩聞國政」，在國際說話，與在家不同，在家還可隨便，到國際上就不行，詩很重要。

## 「詩可以興，」

「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」，詩是作者說出話來，能轉移風俗，而不得罪人，所謂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」，聽者可以改過，這是重要的主旨。

詩沒有之後，孔子作春秋，這是由詩中脫胎而來，春秋「寓褒貶，別善惡」。但是意義還是藏在其中，沒有明說出來，看得出來的人，也不多，因為春秋是把義「寓」在裡面。春秋第一篇「鄭伯克段於鄆」，有人便懷疑為什麼都罵鄭莊公？在京戲中就有「孝感天」，專說公叔段的好。

學詩是「意在此而言在彼」，指桑樹罵槐樹。

## 「可以觀，」

觀，觀光，懂詩法，看人的動作就可看出來，如吳季劄觀樂，國家的興衰便可以看明白，他有興衰的現象露出來，你有這現象就必須改。所謂「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，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」，大陸失去時，吾在南京聽到漁光曲，驚訝為什麼才收復國土之後便出現亡國之音，今日果然。觀，觀其他而省察自己。

## 「可以群，」

「群」，社會是人群社會，一個國家、一個家庭合不合群。今日家庭六親不和，一室不和而國家和，沒這個道理。家不和而能為社會辦事，更沒有這個道理。夫婦是「倫始福原」，懂詩彼此才知心情，就能和睦。

## 「可以怨。」

「可以怨」，人在社會，不怨天不尤人的少，小怨而成大怒，大怒則成仇恨，成了眾人的怨恨。在社會如何存在？學詩可以怨，對在上，對朋友，可用其他方法把怨發出來。詩與樂有關係，詩中有大雅、小雅，雅是正的意思，還有變雅，變了正。怨是變雅，例如吾〈題猴戲圖〉：「麟臺云閣意如何，犬背猴冠弄劍戈；不是村翁能造物，時機只在數聲鑼。」這就是變雅。吾要你們學詩，可以省察自己，又字字不會錯過。

## 「邇之事父，」

「邇之事父」，在近處的家中，懂得事奉父母，如閔子騫說：「母在一子單，母去三子寒」，勸他父親。

## 「遠之事君。」

「遠之事君」，到社會才能事君。若君隨意殺人，不諫不行，諫也倒楣，像箕子、微子離開殷紂王，而保有社會。吾在學校教詩不只是講風花雪月而已。



## 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

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」，詩裡有動物學、植物學，這是科學。農業、商業都可以專，唯有文學不可以專。今日是「下才」才來學文學，這是衰象。任何學問都必須學文，如滕王閣序，上自天文，下至地理，國家的事情入情入理。

### 【十七·十】

子謂伯魚曰：女為周南、召南矣乎？人而不為周南、召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。（736）

論語自陽貨以下，句法都不多，三言五句就一章，我們就按這個學便可以了。若單只看一注，是好是壞要碰運氣，集釋可以採取，但必須有眼力，不容易啊！如果眼力達不到該如何？吾選擇注解為你們說，選注子中好的十分之三，其餘都無

用。例如近來這幾章都講考據，而你們應該學的有兩件：一是學道，其次是學文，文以載道的原故。今日所講的是道與文，你們若略略能看得懂文就好了，這幾章注解的人談到「道」的很少。

例如這一章，明明是一章，有注解說是與鯉趨過庭有關。那一章彼此沒有關係？這種說法，只是徒亂人意而已。

你們第一先要弄清楚文字，其次才去知道為何有這章的事情，用意是什麼？

### 「子謂伯魚曰：」

「子謂伯魚曰」，伯魚就是孔鯉，孔子為孔鯉說。

### 「女為周南、召南矣乎？」

「女為」，為，所幹的事。學詩，要緊有二篇「周南、召南」，你們要分清楚這二篇的區別。周南，在周公封地的南邊，被周公所教化。召南在北，考據這個地

理的很多，這都不須要。

## 「人而不為周南、召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。」

你學了周南、召南嗎？要是沒學，好比你對著牆站，站十年也是白看，什麼也看不到。但是學佛便不同，面壁更好，達摩祖師面壁若干年，有所得。

不學詩無以言，儒家的學問，人道敏政，都在修、齊、治、平上。樊遲請學稼，問農圃，孔子不是反對，因為農圃有人幹這行業，可以去問有經驗的老農老圃。學這種的是平民小人，孔子重點在政治，人道敏政上。若不會政治，又不曾說話，如何行？三百篇詩重點在周南、召南上，我們今日沒有學過，就是面牆而站。

你們要在中國辦政治，周南、召南必須看明白，不學也行，但是中國社會的政治你不能辦。周南、召南的重要處是講男女結婚，不是講戀愛。從前結婚前，男女未見面，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六禮成親，過門還蒙著臉，新郎揭開後才見面。戀愛是禽獸，沒有媒人，中國社會為五倫社會，與各國不同，家中有二倫是天

然，有一倫是半天倫。天倫是天然，外頭有二倫，也是人倫。易經首為乾卦，其次為坤卦，乾為老父，坤為老母，才有三男三女，成「八口之家」。夫婦不是天倫，一有兒女後便是天倫。父子是天倫，兄弟同胞也是天倫。夫婦半天倫，因為不能同姓結婚，所以不是天倫，一生孩子，屬父親的？還是屬母親的？所以成了天倫。

自古以來有亡國的，但是還有民族，若亡了民族，就不能治了。中外政治不同，五倫之中，開始於男女夫婦，人倫的第一條是根本，若根本錯，所謂「其本亂而末治者，未之有也」，今日沒有家庭制度。夫婦是第一倫，五倫的開始，幸福的源頭，夫婦居室不能整齊，家必不安；家不安，上不上，下不下，男不男，女不女；到社會不能辦事。在家沒有良心，在外能有良心嗎？不能齊家如何能治國？不能治國如何能平天下？

古人定禮節，禮從俗，隨地方的風俗而定禮節，今日不是用中國的辦法，只有個人去幹。今日彼此若有意，發乎情，止乎禮還可以。結婚之後，法律也有破壞家庭的罪，那是犯法行為，做這種事的是好人嗎？這全在各人。

周南、召南被文王教化，百姓家成為一個良好的家。

朱子的注解不可看，詩經可以看十三經的注，詩經的韻，朱子也敢改，這是大膽假設，朱子便是今日的胡適。

〔十七·十一〕

子曰：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？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？  
(739)

吾為諸位一切的所做所為，都不是為名為利，我們在一起，志在歸於正道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又說：「誰能出不由戶？何莫由斯道也！」要使大家都走正路而已。吾若不用心準備，耽誤大家的光陰，這是喪天良。

「子曰：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？」

「禮云禮云」，這是文章加重其詞，怕大家疏忽，所以孔子說，講禮嗎？講禮嗎？從前行禮、祭廟、兩國來往，都有一定的規矩。例如普通人講究送土產，若到福建而送福建的物產，便是不合禮，如送烏龍茶、太陽餅，雖然不值錢，但情分重。古人獻帛送玉，若懂禮了，禮難道就是在玉和帛上嗎？

「云乎哉」，說的就是這個嗎？不是這個是什麼？若不明白就沒辦法，平素用禮樂，便不用員警。

### 「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？」

「樂云樂云」，至今婚喪嫁娶仍有奏樂，奏樂有什麼用？喜事能奏哀樂嗎？禮只是會敲鐘打鼓嗎？就算奏了樂嗎？只懂禮樂表面，孔子不贊成。禮主敬，樂主和，人不能和所以要用樂。

「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」，禮在於敬，不是炫耀，用金盤玉碗招待來客有什麼用？蘋藻也可以薦敬神祇，要在心誠。如今提倡文化，只貼標語不行，總

之得幹真事，幹實在事，吾希望你們學誠，辦事拿出真心來，不要欺騙人，至誠就能感動人。

【十七·十二】

子曰：色厲而內荏，譬諸小人，其猶穿窬之盜也與？（740）

這一章注解的爭議很多，其中有一二人說的幾句說得對。

窬，有注解說是土牆，有說是木板牆，有說是翻牆。總之，沒有人看見，而是孔子的一个喻。

「子曰：色厲而內荏，」

孔子說：「色厲而內荏」，外表顏色很嚴厲，內裡其實很柔弱，這樣的人好比小人。小人小到什麼樣？就像在牆邊挖個窟做賊的一樣。這似乎很難講，其實聖人

的言語不難。

「色厲內荏」，是說此人不論什麼事，表面還不錯，裝得不錯，很能出洋相，氣派不俗，相貌不凡，辦事卻毫無主意，亂七八糟，什麼也辦不好。這種人自古便有，今日尤其多，否則不至如於如此。周家八百年的天下，亂（治也）臣十人而已，其中還有一位婦人，其實九人而已。自古人才便少，自己有多少能力，不可不知以為知，不會而充行家。尤其是要競爭高位者，高位必得要選賢與能，大家才能享有幸福。若舉用壞人，他幹不了，大家倒楣。重要在不可裝行家。人各有長短，某人有九短一長，可以用其一長，如某人會做紙，某人會做扇，集合起來就是全才。當領袖難在這個地方，若不如此，妄作聰明，爭到高位，就壞事了。

### 「譬諸小人，」

好比小人，這裡的小人，指無品性的小人，壞到什麼樣了。這是中國，講中國風俗，所謂「男盜女娼」，男人做賊、女人為娼，這是最惡的小人。小人當了盜



賊，還必須看當什麼盜，如梁山伯、瓦崗寨的盜賊，那是英雄好漢。

### 「其猶穿窬之盜也與？」

窬是大門上的小門，而賊在土牆上挖個洞也是如此。這種賊不能在梁山坐金交椅，這是小偷。小偷的心理如何？雖到人家偷東西，人往前進，其實已存著退後的心，走兩步往後看，先找出退路，這是做賊所必須有的心理。身往前進，心卻處處往後退，進退不一，叫色厲內荏。一般人假裝好人，往前幹，心理其實不能幹。

學書學經要照著辦，反省我們有這個毛病嗎？

### 【十七·十三】

子曰：鄉原，德之賊也。  
(742)

群經平議說，原，要加一單立人，「原」，黠也，當狡猾講。按孟子趙岐的注

解，字可以不改動，原當善講，鄭康成也當善講，就作「願」，「原」與「願」相通。

### 「子曰：鄉原，德之賊也。」

孔子說，有一種人叫鄉原。鄉是本鄉本土，這一鄉人，都說某人是好人。堯、舜也是人人說好，那是後人稱讚。但是這一章人人說好的人，是賊害道德的人，這一句像詩一般。

今古有所不同，例如宋朝時，有人說岳飛好，這位鄉原說不錯，岳飛聽了高興；另一個人說秦檜好，鄉原也說不錯，秦檜也高興；或者說吳鳳好，他也讚歎說：也很好，這個人如何？這是同流合污，清水，濁水都好，老奸巨滑。今日這種人很多，佛教界也很多，絕不能成就，到處跑廟，禪密律淨的廟，都有他，如何成就？那是廟棍子、佛棍，誰能獨立不移不易？佛家講親近善知識，遠離惡知識。儒家說親賢臣、遠佞人，觀友而知其人。

【十七·十四】

子曰：道聽而塗說，德之棄也。

陽貨下篇，經文多半只一、二句，更難講，要緊在背誦，今人多不肯念。

論語的好注解，不到十分之三。這是孔子所說，孔子的弟子，終日在跟前，尚且不知道孔子的心意，宋人隔了千餘年，如何能懂？所注解的能文從字順便是好注，我們看一次不懂，再看一次，書讀千遍，其義自現，果真能得一、二句，就得一篇，得一篇便得全部，你們溫習到髮白了，還不夠熟。

那一句也有問題。從前吾只為你們講道理，今日吾講文字，文以載道，只有在字裡行間找得到道的，就算是會讀書的人。山河大地都是書，不必只在白紙黑字裡找。

這章的注子吾都不採取，大學說：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」物與事不同。道，路也。塗，也是路。路上聽到在路上就說，有德之人也不聽。這是古來各注的講法。

### 「子曰：道聽而塗說，德之棄也。」

道聽塗說什麼？學而時習之，學什麼？學道。道有動詞、定詞的區別，定詞如孔子所說的人道敏政的道。

塗，指道塗上。道，指志於道的道，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，隨時要聽要學。「道聽」，聽了道，在道塗上聽了，在道塗上就說，對研究道有所得的人，他不會採取，他會捨棄你。因為聽聞後必須經過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」，若教人，更須「傳不習乎！」先必須溫習幾遍，才能教人。

禮記說：「敦學半」，教學必得溫習，你學他也學，各得一半。當時聽了不研究，沒有體會進去，當時就說，會被有德的人捨棄。例如王陽明學宋儒，「格物」

就在物裡窮理，結果格竹子而吐血。格物的物，在左傳、易經都有。子貢的聰明尚且說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」。「志於道，據於德」，必須有所得才能教人，「人之患，在好為人師」，熱心是好，卻誤人子弟，也會害人。

### 〔十七·十五〕

子曰：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！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，既得之，患失之，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矣。

這一章文理有麻煩，一字有若干音，若干義。還有更麻煩的，音也不變，義也不變，必須看上下文的口氣而變，如韓昌黎的「敢將衰朽惜殘年」，「敢」字就是不敢的意義。這一章書又是一個例證，可見讀書的難處。說美華僑西坡不認字，這是實話。

## 「子曰：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！」

第一句是問，以下是孔子答。「鄙夫」，鄙，沒有學問、無知識的人，所見不廣。學問道德都沒有的人物，可以出來替國家辦事嗎？「可與事君」，事指可以出來事奉元首、做大官。「也與」，可以嗎？活口氣。

你們讀書為了什麼？為了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必須為社會辦事，只要念過書，都有這個道理，不會辦就是書呆子。讀書明理，志在辦事，只會作文有什麼用？現今也不會作文了。

今日選舉，你有德才嗎？若為人民犧牲一切又有才德，卻不出來，對於天下蒼生如何？這時就可以出來。若只是有錢，那是誤盡蒼生。你們若再不變心理，吾說了又有什麼用？

「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，」

什麼是鄙夫？不是口說，要看他的行動。「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」，若直接依文講，未得而患得，得作「得到」，有這種道理嗎？得，是不得。沒得到時就籌畫、憂慮得不到，假若我得到。例如有一個人拾得一粒雞蛋，就打算還雞、買田等等計畫。這是正說，是未得到怕得不到。

## 「既得之，患失之，」

「既得之，患失之」，既得到又怕失掉。

## 「苟患失之，」

「苟患失之」，一得一失，終日自私自利為自己打算，這種人是鄙夫。

## 「無所不至矣。」

則「無所不至矣」，只要有所得，不論來路不明，不論合不合義，他一概不管，應放捨的他卻捉著不捨。這種人殺人放火，奸盜邪淫，只要有利，什麼他都

幹。

我們不認識什麼人是善知識，什麼人是惡知識，知道這個就能辨了。

觀察他的行為，若患得患失，如何福國利民？我們要如何辦？你們要當仁不讓，見得思義，即使有人把錢拿到家來，吾也拿出來。

臺灣雖小，只要萬眾一心，大陸雖大，一人一心，離心離德，不中用，不在人的多少。

【十七·十六】

子曰：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蕩。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。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。（746）



孔子說，「古」，指周朝以前。古今二字有關係，萬法無常，來回變化，春天開頭是溫，不冷不熱，因為寒氣減的原故。如冰箱的水拿出來，置放後就溫。春天再來漸漸熱，便是夏，然後是涼。雖然秋時與春時同一溫度，但是一者覺得溫，一者覺得涼。如同一杯熱水，一杯冰水，當中放置一杯普通的水，先放入熱水，再放入當中的普通水，便覺得涼。若是先在冰水，再放入當中的普通水，就覺得溫。一來一往，開頭一切的事情多簡樸，好處理，漸漸壞，漸漸就不行了。天如此，地也如此，人也如此，沒有永遠不變的。

今日勸不聽，就得出動原子彈，之後才又天下太平。但是不能聽其自然發展，如在大陸北京、山東的菊花，到十一月只開七分，臺灣天氣暖和開了九分。北京菊花開到九分，還有一分能看。若白天搬出來曬太陽，夜間搬入屋中保暖，一直開到第二年的正月。六十天是一週甲子，他能開一百二十天，得到兩週甲子，就給這種菊花送了一個名號叫做「續甲子」，由於人愛惜的原故。今日時局壞，我們懂得佛學，人心不隨壞潮流，便可以保存若干時候。人意可奪天意，孔子也說「積善之

家，必有餘慶」，積善如一張薄紙，由少累積而來，全在各人的做為。將來出動原子彈，台中或許就比其他地方輕，因為台中崇尚相信因果。

**「子曰：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」**

古時候的人比起東周的人好一些，普通百姓有三種毛病，「今也或是之亡也」今也對古者說，指孔子的時候。「或是之亡也」，注解說是變化不一樣了，如何不一樣法呢？下文三個「古今」相對，文法不亂。

**「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蕩。」**

「古之狂也肆」，古時也有狂人，有點放肆。「今之狂也蕩」，現在也有狂人，不是肆而是蕩，如在水中飄來飄去，無所依止，不能控制。狂而肆還有節制，今日的狂人則無法控制了。

**「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。」**

「古之矜也廉」，古人能處處約束自己，注重廉潔。「今之矜也忿戾」，現今的人也能處處約束自己，但是好發脾氣，以為比別人高。

「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。」

「古之愚也直」，古時候也有愚人，但是直，不勾勾道道。「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。」今時也有愚人，但詐騙。妄作聰明，不能而妄充能，就是詐。

到現在已經無狂，完全是蕩了，你要是不信可以辦事試試。如今矜飾的人已經沒有了，到處是管理財務的人上瞞下哄，又發牢騷。如今也已經沒有直者了，愚而且詐而已。今日也全是詐，到處稱大師。吾希望你們好好幹，能救多少人算多少人。

【十七·十七】

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（747）

這一章重出，為什麼不去除呢？從前吾讀書，遇到這種情形，不但不去除，如果有一地處是空白的，也不敢改，預備以後有古版出來時再校正，印書店更不敢動手。

從前在機關的公文，增減文字都不可以。所以有「等因奉此」的文字，這有一定的寫法。領薪水的領子中闕一行半，不知什麼年闕的，就是不補，補了不行。從前的皈依牒，文字有一定，連褶法也一定。（褶好後，大印要端正在上面）。

〔十七·十八〕

子曰：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（748）

「子曰：惡紫之奪朱也，」

五色，一切色都是用五色配合。五色是青黃赤白黑，這是正色，除此以外是間色，兩色合起來配的是間色。秋天「碧雲天」碧色，冬天的雲「萬裏彤雲厚」，南方是紅，北方是黑，紅黑一配是紫色。彤雲指的是間色，不紅不黑為紫色，朱是比赤差一點，還算是赤色。若是紫色則遠之又遠了。朱已略略變了，後來變為紫，更不成話。國家的朝服是赤色，不能變，齊桓公時興紫色，上有好者下必盛焉，齊國穿紫衣，盛行一時。這是比喻，如同引文，正文在下面。

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，」

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」，雅，正也。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聲，什麼時候用什麼樂有一定的，如寺廟中的梵唄，板眼有一定，決不打花鼓、不唱戲。如祭孔的音樂，你們卻以為沒意思。「鄭聲」，哀以思，容易感動人，今日的黃色音樂不是鄭聲，吾說不出口，今日有鄭聲就還算好的了。樂是中正和平，調人的心術。

## 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」

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」，從前說話必須「言忠信」。凡是有鄭聲，大家心情就變，凡是有利口，大家無理辯三分。如蘇秦、張儀可以算是利口，今人還沒有人算得上是利口的。公輸子的巧也不可以不用規矩畫方圓，若大膽假設，沒有不亂社會的，像火車一樣，差一點就會翻車。老子注重慈，所謂「不敢為天下先」，不隨便開先例。大家注意防微杜漸，防微杜漸的辦法，就是萬萬不可以隨便開先例。

或許這章就是上一章「巧言令色鮮矣仁」的注子也未可知，巧言指利口，令色指唱桑間濮上的音樂。

### 【十七·十九】

子曰：予欲無言！子貢曰：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子曰：

# 天何言哉！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（751）

陽貨篇的經文都有麻煩，因為是記當時的事。春秋那時候的事，以及常用言語，當時的人都可以知個大概，所以經文只是略說而已。例如詩經都是指當時的事，所以沒有小序也知道說什麼事，不知道的人說了也是枉然。因為當時大家都知道，所以不說出什麼事來，後人的注解，最好是依文訓詁，不必猜測。

孔子對顏子是絕對信任，但是在陳絕糧，子貢親自見到顏淵煮飯先食，也會心生誤會，何況宋儒距離孔子時代已經很久遠了。這一段宋儒以為子貢好說話，所以孔子要對治他，你們別學這一派。這一章注解很多，只要聽溫和的說法。

「子曰：予欲無言！」

這一章沒有人問，孔子自己說「予欲無言」，弟子在跟前，不只一人。

「子貢曰：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」

孔門弟子中的顏子、曾子，子貢都不得了。子貢聰明，子貢說，「子如不言」，子貢一定知道孔子說這個話是指什麼事，若不懂，老師說話時，怎麼能插嘴？述是老師說什麼話，學生就述說什麼。開始是作之，依著前人說的事來說為述。子貢說，老師你要是不說話，我們同學們要怎麼講法。

### 「子曰：天何言哉！」

我要是不說，你們就沒法傳述了，孔子也不說別的，只說「天何言哉」天說話了嗎？

### 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」

天不說話，天做什麼？天道，地道，人道，天地人的道是什麼？你們必須自己去悟。天不說話，但「四時行焉」，春夏秋冬周而復始，沒有錯亂的時候。四時運行了，就起作用，「百物生焉」，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，事情都辦妥了。「天何言哉」，一句話也不說。前面舉事實，下文再加重其辭「天何言哉」，天沒有說



一句話。

這一章是孔子傳道，一件事都不提，但是經文很有深味。孔子志於道，說：「誰能出不由戶？何莫由斯道矣。」心田，不動為性，一動心田，便有種子，就會生起萬物。孔子志於道，萬物都離不開道，為什麼孔子不說了？注解當中也有注對的，但是只要說到對處就可以停止了，不可嚕噓。集解云：「言之為益少」，說話利益少，「故欲無言」。

反身錄說：「天子懼學者徒以言語文字求道，故欲無言」，道不在言語文字。如今寫文章的人，十之八九不懂道，滿腹見思惑，言語也是說空話，引人跳火坑，擾亂人心而已。所謂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」，連仁都談不上，何況道。天下無道，要想天下平安，沒有這個道理。

真正要得道，全在默而識之，顏子不違如愚，參也魯，這兩人都得道了。孔子是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所謂「躁人之辭多」，你們要求道，必須默而識之。

【十七·二十】

孺悲欲見孔子，孔子辭以疾。將命者出戶，取瑟而歌，使之聞之。（752）

「孺悲欲見孔子，孔子辭以疾。」

孺悲是孔子弟子，跟隨孔子學禮，孔子託辭有病不見。若在今日，就行不通，即使有病，也要求見。

「將命者出戶，」

古時見生朋友，要有介紹人。傳命者有二種，一是客人的朋友介紹，再者是主人家的傳命者。將命者是傳命者，事先沒有約會，去見生朋友，必須有介紹人。這裡的將命者，是傳達的人，這是孔子的弟子，將孺悲送出去的。

## 「取瑟而歌，使之聞之。」

孔子取瑟而歌，不但鼓瑟而且唱歌，使孺悲聽聞，使他知道主人並沒有病，孔子是故意不見。

孔子為什麼不見？吾不知道，注解吾也不信，因為他們也都沒見到。

古禮中，沒有介紹人不行，學生見老師，是自己人，不必介紹人，所以有人以為孺悲是在還沒拜孔子為師以前來見，但是這書中並沒有注明年月。宋儒還說孺悲有罪，所以孔子不見，這也是猜測之詞，不必學這一套。

總之，凡是見生人，見長者，必須有人介紹，這必須記住。

## 【十七·二十一】

宰我問三年之喪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為禮，禮必壞，三年

不為樂，樂必崩，舊穀既沒，新穀既升，鑽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子曰：食夫稻，衣夫錦，於女安乎？曰：安。女安則為之。夫君子之居喪，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，故不為也。今女安則為之。宰我出。子曰：予之不仁也，子生三年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，天下之通喪也，予也，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！（753）

「宰我問三年之喪，期已久矣。」

這一章書，程朱罵的尤其厲害。

「宰我問三年之喪，期已久矣」，宰我是孔門十哲之一，這是宰我問。自古到周的喪期有多少，說法不一，有人說殷有三年喪，然而後來也不一定，到孔子才肯定三年。宰我問三年的喪期，時間太久，何必呆板規定三年？這是制定禮的討論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禮樂都不行了。

「君子三年不為禮，禮必壞，三年不為樂，樂必崩，」

行禮都必須要奏樂，若是國喪為忌辰，這一天舉國不准動音樂，各戲園都必須停止音樂，也不許結婚，若是出殯的哀樂就可以。若戲園在國喪期間動了樂，縣官就必須撤職，這是吾親見的。

君子三年不為禮，禮法就忘失了，三年不奏樂，樂也崩壞，摧殘完了。什麼原故呢？因為禮忘了，樂器壞了，絲弦斷，管洞也壞。既然如此，周以禮樂治國，不是壞了禮樂嗎？那麼究竟該如何呢？

「舊穀既沒，新穀既升，鑽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」

舊穀吃完了，長出新穀，這是一年。古人做飯炊煮用的薪柴，四季都有一定，一年換五次火。火有文武，做出飯來，錯了火，人吃了受傷。如師曠有一回喝水，知道這是「勞薪」，一問才知道是以舊車輪為薪柴。又有人吃鴨肉，就知道鴨是白毛、黑毛。春取榆柳的柴火，夏取棗杏的柴火，季夏用桑柘，秋天用柞櫟，冬天用

槐檀等等。今日都用瓦斯，又用化學防腐劑，只改一回火。

「期」就可以了，一年就可以了。這是宰我與孔子商量，這並不是不好，宰我也不能制禮作樂。

「子曰：食夫稻，衣夫錦，於女安乎？」

「食夫稻，衣夫錦，於女安乎」，這是北方人說的話。北方人，平常不食稻子，有客人來才食，所以北方人吃稻列為第一等。穿錦繡的衣裳是最好的。孔子說，你說喪期不必論一定或不一定，但問心安不安，三年喪期之內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你心安嗎？

「曰：安。」

宰我說安，古禮也有一年喪期的。

「女安則為之。」

孔子說，你心安你就做去，但是不可以你自己的關係而作主。

**「夫君子之居喪，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，故不為也。」**

孔子是殷商人，三年的喪期在殷商時就有了。三年為喪期，因為這期間「食旨不甘」的原故，旨是美味的東西，吃好的心裡會不好受，一吃就想起父母來。如陸機為供母親而懷藏橘子，穎考叔藏肉也是為供奉母親，今日不這樣，那是風氣造成的，吾七、八歲時見好東西就想起父母來，見景生情。食旨不甘，所以不為禮樂，你心安就可以去做。這時的宰我，是不是還有父母也還不一定。

**「宰我出。子曰：予之不仁也，子生三年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，天下之通喪也，予也，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！」**

「宰我出。」宰我離席出去後，孔子對同學說，宰我太不仁道了。為人子女生

下三年之中，一切飲食大小便，都要父母懷抱料理。三年的喪期，從殷商以後就成為普通的喪期，也實行已久了。宰予對父母也有三年的愛嗎？

從殷商以後，就都是三年之喪了。

雪公講到此章為止。

【十七·二十二】

子曰：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難矣哉。不有博弈者乎，為之猶賢乎已。（759）

【十七·二十三】

子路曰：君子尚勇乎。子曰：君子義以為上。君子有勇而無義



為亂，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。(761)

【十七·二十四】

子貢曰：君子亦有惡乎？子曰：有惡。惡稱人之惡者，惡居下流而訕上者，惡勇而無禮者，惡果敢而窒者。曰：賜也，亦有惡乎。惡徼以為知者，惡不孫以為勇者，惡訐以為直者。(762)

【十七·二十五】

子曰：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。近之則不孫，遠之則怨。

(764)

【十七·二十六】

子曰：年四十而見惡焉，其終也已。(765)

微子第十八

【十八·一】

(767) 微子去之，箕子為之奴，比干諫而死。孔子曰：殷有三仁焉。

〔一十八・二〕

柳下惠為士師，三黜。人曰：子未可以去乎。曰：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。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。（768）

〔一十八・三〕

齊景公待孔子曰：若季氏，則吾不能，以季孟之間待之。曰：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孔子行。（770）

〔一十八・四〕

齊人歸女樂。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（773）

〔十八·五〕

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：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。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已而已而，今之從政者殆而。孔子下，欲與之言。趨而辟之，不得與之言。（774）

〔十八·六〕

長沮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：夫執輿者為誰。子路曰：為孔丘。曰：是魯孔丘與。曰：是也。曰：是知津矣。問於桀溺。桀溺曰：子為誰。曰：為仲由。曰：是魯孔丘之徒與。對曰：然。曰：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

易之。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。耷而不輟。子路行，以告。夫子憮然曰：鳥獸不可與同羣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。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（776）

〔一十八·七〕

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，以杖荷篠。子路問曰：子見夫子乎。丈人曰：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為夫子。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，殺雞為黍而食之，見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路行，以告。子曰：隱者也。使子路反見之，至則行矣。子路曰：不仕無義。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，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。欲潔其身，而亂大倫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道之不

行，已知之矣。(781)

〔十八·八〕

逸民：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。子曰：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齊與。謂柳下惠、少連，降志辱身矣，言中倫，行中慮，其斯而已矣。謂虞仲、夷逸，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。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(786)

〔十八·九〕

大師摯適齊，亞飯干適楚，三飯繚適蔡，四飯缺適秦，鼓方叔入於河，播鼗武入於漢，少師陽、擊磬襄，入於海。(789)

〔十八·十〕

周公謂魯公曰：君子不施其親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。無求備於一人。(791)

〔十八·十一〕

周有八士：伯達，伯适，仲突，仲忽，叔夜，叔夏，季隨，季駟。(793)

子張第十九

〔十九·一〕

子張曰：士見危致命，見得思義，祭思敬，喪思哀，其可已矣。（795）

〔十九·二〕

子張曰：執德不弘，信道不篤，焉能為有。焉能為亡。（797）

〔十九·三〕



子夏之門人，問交於子張。子張曰：子夏云何。對曰：子夏曰：可者與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子張曰：異乎吾所聞。君子尊賢而容眾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賢與，於人何所不容。我之不賢與，人將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。（798）

【十九·四】

子夏曰：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。致遠恐泥，是以君子不為也。（799）

【十九·五】

子夏曰：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，可謂好學也已矣。  
(800)

〔十九·六〕

子夏曰：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  
(801)

〔十九·七〕

子夏曰：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學以致其道。  
(802)

〔十九·八〕

子夏曰：小人之過也必文。（803）

〔十九·九〕

子夏曰：君子有三變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（804）

〔十九·十〕

子夏曰：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，未信則以為厲己也。信而後諫，未信則以為謗己也。（805）

〔十九·十一〕

子夏曰：大德不踰閑，小德出入可也。（805）

〔十九·十二〕

子游曰：子夏之門人小子，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，抑末也。本之則無，如之何。子夏聞之曰：噫。言游過矣。君子之道，孰先傳焉，孰後倦焉，譬諸草木，區以別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誣也。有始有卒者，其惟聖人乎。（807）

〔十九·十三〕

子夏曰：仕而優則學，學而優則仕。（809）

〔十九·十四〕

子游曰：喪致乎哀而止。（810）

〔十九·十五〕

子游曰：吾友張也，為難能也，然而未仁。（811）

〔十九·十六〕

曾子曰：堂堂乎張也，難與並為仁矣。（811）

〔十九·十七〕

曾子曰：吾聞諸夫子，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親喪乎。（812）

〔十九·十八〕

曾子曰：吾聞諸夫子，孟莊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，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，是難能也。（813）

〔十九·十九〕

孟氏使陽膚為士師，問於曾子。曾子曰：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。（814）

〔十九·二十〕

子貢曰：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（815）

〔十九·二十一〕

子貢曰：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，人皆見之。更也，人皆仰之。（816）

〔十九·二十二〕

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：仲尼焉學。子貢曰：文武之道，未墜於地，在人。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學。而亦何常師之有。（818）

〔十九·二十三〕

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：子貢賢於仲尼。子服景伯以告子貢。子貢曰：譬之宮牆，賜之牆也及肩，窺見室家之好。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。得其門者，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。（820）



【十九·二十四】

叔孫武叔毀仲尼。子貢曰：無以為也。仲尼不可毀也。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踰也。仲尼，日月也，無得而踰焉。人雖欲自絕，其何傷於日月乎。多見其不知量也。（822）

【十九·二十五】

陳子禽謂子貢曰：子為恭也，仲尼豈賢於子乎。子貢曰：君子一言以為知，一言以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謂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，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。如之

何其可及也。  
(824)

堯曰第二十

〔二十一·一〕

堯曰：咨，爾舜。天之歷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。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

舜亦以命禹。

曰：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。有罪不敢赦，帝臣不蔽，簡在帝心。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。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

周有大賚，善人是富。雖有周親，不如仁人。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。

謹權量，審法度，脩廢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興滅國，繼絕世，舉逸民，天下之民歸心焉。所重，民、食、喪、祭。寬則得眾，信則民任焉，敏則有功，公則說。(828)

【二十一·二】

子張問於孔子曰：何如斯可以從政矣。子曰：尊五美，屏四惡，斯可以從政矣。

子張曰：何謂五美。子曰：君子惠而不費，勞而不怨，欲而不

貪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。

子張曰：何謂惠而不費。子曰：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費乎。擇可勞而勞之，又誰怨。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。君子無眾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驕乎。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。

子張曰：何謂四惡。子曰：不教而殺謂之虐。不戒視成謂之暴。慢令致期謂之賊。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，謂之有司。

(837)

孔子曰：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也。不知禮，無以立也。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。（842）





